謝氏南征記 全

題目

淑女撰白衣像
詩咏關雎樛木
妾欺丈夫誣正室
謝孝女言告言故
寬易君子信讒言
結髮夫婦拜下堂
懷沙亭寫柱記死
夫人倚止道門
大舡謪琵琶
使君載妖女
奸人惡積身斃
謝氏得獜兒
良媒結赤繩緣
琴奏霓裳羽衣
客瞞主人竊愛姬
喬溺婦爲鬼爲蜮
奸凶惡人戕殺子
陰陽舅姑感現夢
黃陵廟拜妃談古
群少構成詩案
甘露洗瘴癘
貴客逢故人
天道至極泰來
喬氏受罪惡

南征記

淑女撰白衣像　良媒結赤繩緣

大明嘉靖末北京順天府有一宰相姓劉名熙誠意伯基之後熙之四代祖仕宦京師因留焉其後子孫遂世爲順天府人劉熙事世宗皇帝爲禮部尚書文章才望爲一世名臣與太學士嚴嵩論議不合稱老乞退天子黽俛許之特加太子少師以示尊寵之意少師雖不預朝廷而一時士大夫莫不高其節而仰其名少師以勳閥之裔家甚殷富朱門甲第之盛園林鍾鼓之樂時人擬之王公少師性素恭儉好禮治家有法只有一妹爲鴻臚少卿杜強之妻少師憫其寡居友愛彌篤少師惟有一男甚愛而教之且嚴其名延壽字山卿少師夫妻得之四十後未離襁褓而母夫人棄世及長瑩如秋水美如藍玉年才十三文章大進下筆成章日書千言少師大加奇愛而每恨夫人之未及見也年十四中省試第一十五登第考官初擢爲第一嫌其年少置一等第三爲翰林編修官名動一時莫不仰視生自以年少淺學不可從政遂上書請暇十年勤讀經傳之後期效犬馬之勞疏曰

翰林編修官臣劉延壽謹百拜頓首上言于皇帝陛下臣竊伏以無學則不可以輔君德無術則不可以贊國政學術鍊達然後方可措之於

事業之上矣臣之事君既非利其祿而榮其身而已則無其具而冒進
者濫矣君之使臣亦非崇其爵而尊其官而已則非其材而虛授者錯
矣臣年才乳臭忝竊科第古人所謂不幸者臣固當之矣竊科者未又工於文章
從政者要又優於才識則竊科從政自是兩事臣未專一經之業且蔑三長之才而
徒以早捷一第足矣百年不撥才力揚揚冒進則豈不足以汚名器而辱恩寵哉
伏乞陛下諒臣年少而不足任事察臣才劣而不能勝職特許十年之暇許考六經
之書為學又博擇術以精然後使之從政則庶幾上贊清明之治下免瘝曠
之刺矣惟陛下裁省矜憐焉
天子覽之嘉其謙退之志遂下詔褒賞特以本職給暇五年使之益讀聖賢之
書講求治國之道待年二十輔朕焉一家咸祝聖恩愈加戒誨責之以忠進義
少答私殊登第之後館多求婚之處曾無所許至是欲得賢婦與杜夫人同議招
集媒婆廣詢有女之家於是衆婆抵掌揮袂陞之則陞之九天之上降之則投之
千塹之下自朝言日中不決少師甚苦之其中朱婆者年高不語止衆而言曰
吾觀諸人所見不一而老爺如求權門貴族則當朝嚴丞相之孫女為首如求窈
窕賢婦則新城謝給事之女子為最也請擇於二者少師曰富貴非吾所願而

只擇賢婦耳新城謝給事應是直諫謫死者謝公諱也此乃清簡正直之士
可與結親而第未知處子之果如何也床婆曰小的從妹以謝給事之婢子乳養其
處子故熟聞其賢矣且於年前謝給事禫祭之日小的親見其處子年才十
三德行已成論其姿色真是天仙降世女工之事無一不善且博覽經史文
章夙成雖文人才士一不能當也此則非小的之所知而亦有所聞故告之杜夫人
聽言沉思良久曰羽化庵女僧妙姬素有識見而知人者也曾於五年前謂余曰
新城謝給事女子非人間之人也余於其時為侄兒婚事有意聽之適然忘直
未得與兄主相議少師曰賢妹所聞與婆言相符則謝家女子可知其賢矣
然婚姻大事不可草卒何以則可得其詳乎杜夫人曰吾有一策家有南海觀音
畫像乃唐人吳道子畫也今欲普施於羽化庵矣今以其軸給妙姬送于謝
家俾示其處子之文兼得其手寫則可知其才矣妙姬見其容皃則必
不欺我其策最好矣少師曰賢妹之言善矣只恐題甚難而有非閨
中女子之所可製也夫人曰題苟不難何以知其才不才乎少師曰
然於是盡却衆媒婆杜夫人送人于羽化庵招來妙姬細語
其由贈畫軸而送新城距京師不遠妙姬即詣謝家請

謁夫人夫人素敬佛而姬亦叅顏者也即令招入妙姬拜
夫人叙寒暄畢夫人曰累年不見每切思想今日吹甚好
風忽至於此妙姬曰小尼近年獘居頹落聊聚財力今方重修故果無餘閑
久闕候兂徒切罪悚今日僅得究役欲請普施於夫人前玆敢来謁不勝惶
恐夫人曰苟有利於佛事吾何愛於髮膚而第恐竆家徒辟恐不如情第
不知所求伊何姬曰小尼所求乃是夫人宅不費之惠而於小尼有過千金矣夫
人曰第言之姬曰小尼重修庵子之後有一普施之家送一軸觀音畫像乃唐
時名畫也其前面無名人所題甚是欠事倘不惜小姐一片唆嚫手寫以惠則
寔是山門之奇寶而其所普施不下於七寶之惠也夫人曰女兒雖讀古書未
知有製述之才也余試問之即令侍婢請小姐與妙姬相見姬一見驚異心語
於口曰此是觀音之顯聖也世間安有如此之人乎仍問曰小尼曾於年前来謁矣
姐能記憶否小姐曰何可忘耶夫人顧謂小姐曰此禅師之遠来欲受爾之手筆
爾能製乎姐曰山人無事雖求翰墨製賦詩詞女子之所當戒者求者多事應
者無益師尼之請寔難從矣姬曰小尼之所求者非等閑詩文也得一觀音傳像

欲求名人佳作稱頌德意而窃念觀世音女子之身必得閨秀之文筆然後可
以相稱而遍觀當世非小姐誰能製之乎望小姐視觀音菩薩之顏而勿却也夫
人曰甫才若不及則已或可能製則是亦普施之事有非閑漫之比也宜無執一焉小
姐辞不獲已乃曰試觀其題 妙姫卽招卒人取進一軸簇而展之海波無涯孤島
在中觀音大師白衣不梳粧無瓔珞卒一童子披竹林而坐手法精妙恍如生
面小姐曰吾之所學乃是儒家文字未諳佛事雖勉强為之恐不入於師尼之高
眼姫曰小尼聞之青蓮葉白荷花色雖異根則同孔夫子釋迦如来道雖異聖則一
小姐當以儒家之語稱頌菩薩則不亦善乎 小姐盥手焚香立成觀音大師撰一
百千八字寫簇子上面書於末曰某年月日謝氏貞玉再拜謹書 妙姫亦是識
字者視其筆法不勝歎服拜謝而去卯時刻小師與杜夫人共坐一堂正待妙姫之来
家人忽報妙姫来矣少師使令入来 姫使人敬持画軸含笑趨進夫人先問曰能見否
姫曰既往其家胡為不見 夫人曰其才調容貌果何如耶 姫曰正似軸中人矣因細傳
其問答之語 少師曰果如尔言則謝家女子非徒才色德性識見有過人者未
知所住何如耶急取簇子掛於中堂而就見筆法精工一毫不苟其文曰

吾聞大師古之聖女念其德音比周妊姒關雎葛覃是夫人之詩称住空山
豈其本志皐稷佐世夷齊餓死非道不同所遇有異我覌遺像白衣抱子回
嗇想人始知其槩維昔節婦斷髮毀体雉群絶世惟義是取要文殘鈌流俗好詭徒事
簿會有何倫紀吁嗟大師胡為琵琶脩竹天寒海波萬里何以自慰芳名百禩試題此撰淚(流)隨地
少師覽畢大驚曰天下奇才也自古文人作佛家語者多矣未有此等正論豈料年少
女子(之)識見乃至於此乎顧杜夫人曰吾兒之配足矣招翰林視之曰汝能為此乎翰
林亦中(心)悅服嘖舌不已妙姫辞於夫人曰小尼當待謝小姐成親進賀於門
而小尼之傅在於南昌延者柢書曰無留京城紛囂之地趂速南來重習未卒
之業云故明將蕨行顧得菩薩畫像置之山門朝夕礼拜其肯從願乎夫人曰
尼師欲往雖甚鈌然烏得挽留那畫像曾欲普施而未果者今行取去宜矣少
師亦以金銀賞之以資路費妙姫再三称謝而去少師以為謝家既無男子難以相通
當遣媒婆以試親事即遣朱婆使之通意朱婆仍往謝家盛称劉家富貴
翰林風仪且曰當世宰相熱不求親而刘少師得聞小姐天姿國色特使小的敢
此通意小姐愛刘家娉礼則當為詰禽夫人矣夫人之意何如夫人曰當試小姐

仍留朱婆訖小姐寢房備述婆言曰吾意欲許而未知吾兒以為何如此非小詩無隱
忿心小姐對曰刘少師當世賢相其之結親未為不可而但媒婆之言頗有可疑兒
嘗聞之君子貴德而賤色賢婦以德嫁之今朱婆先稱其色不論其德小女恥之且
只誇彼家之富貴而不說先君之盛德處或朱婆不敢不能盡傳耶不然則少
師之賢如是虛言小女不願入其家為夫人難違其心出語婆曰余思之寒家
女子不敢為富貴人配耦且况誤聞 女兒之姿色耳生長貧家手詩紡績粗
學女工豈有華色美粧彷彿於富貴子結婚之後不如所聞則恐不免為得罪
之婦以報此意婆聞之深以為訝再三請之而夫人終不衛之婆知其無可奈何
還報少師〻〻 沉吟良久曰汝何以言之朱婆備傳其所言少師笑曰余以踈略
未及教汝耳姑退去少師乃親往新城見知縣備言親詩仍曰遣媒適意
則彼家所答如此又是婆不善辭之致今煩先生一往諭之未知如何知縣曰老
先生下教敢不盡心但未知往于彼家何以言之少師曰不在多言惟以欽慕謝
給事之清德且聞淑女之窈窕而求親之意言之則似無不許之理矣
知縣曰謹當如教矣遂使衙役先通來到之意夫人知為婚事洒掃

客堂而待之翌日知縣來到小姐乳母抱小公子希瑗而出迎知縣曰主人捐世小主人幼年未識待客之礼老爺何以辱臨耶知縣曰非為他也昨日劉少師親到衙中謂余曰為兒婚事廣求賢淑而皆不合意竊聞謝家女子幽閑貞靜有古夫人之風云此真吾所求也且先給事清明直御平生欽仰矣莊還媒婆未得回音恐老婆不善傳意也回使我作媒欲成秦晋之好此家好事落岩于老夫人前快報好意乳母聽命而入即傳夫人之言曰老爺為女兒之婚事忘勞辱臨揔為惶感所教敢不如命知縣還報少師少師大悅遂消吉行禮

劉翰林備六礼迎小姐其威仪之盛礼貝之美不須道也

詩詠關雎樛木　　琴奏霓裳羽衣

劉翰林謝小姐甚之相親真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翌日奉棗栗礼于少師三日上廟謁祖宗此時親戚賓客拭目開捷爭觀小姐綽約之貞幽閑之態正如芝蘭之動春風芙蓉之暎秋水周旋動止俱有禮度众皆稱賀礼畢少師招新婦坐而問曰余嘗見新婦所製觀音贊可知其才妙而吟咏詩詞又不少矣小姐避席對曰口談風月手弄翰墨元非女子之所宜兼且

才質駑鈍未聞詩詞而視音揆則強從母命非敢自爲荒拙之辭豈意經覽少師曰翰墨非女子之所宜則讀古人書其意安在對曰效其善而戒其惡而已也少師曰新婦今入吾家何以輔佐丈夫乎對曰早失之訓偏受慈母之愛少無所爭長無所聞不足塞明問然但慈母送行臨門戒之曰又敬又戒無違夫子終身如斯庶免大過少師曰不違丈夫是謂婦德則縱有過誤亦可順乎對曰非謂此也古語云夫婦之道在於五倫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兄弟相勉以正朋友相責以善則豈獨於夫婦不爾哉雖然自古丈夫唯婦言是聽則無益有害牝雞司晨哲婦傾城不可不戒也少師顧衆賓曰余之新婦真是孟光班昭之類豈世間女子之比也且謂翰林曰得此賢婦豈非爾福付托得人吾無憂矣因呼侍婢取小箱來出金鏡一面玉環一雙別給小姐曰此物雖微吾家舊物今見新婦瑩徹如鏡德性如玉以爲表情不亦可乎小姐起拜而受之是日賓主盡歡而散小姐入劉家之後事少師以孝奉祭祀以誠使下以恩治家以道琴韵和悅佩玉琅璫閨門之和氣藹然從茲三載樂極衰生少師有病日漸沉重翰林夫妻晝夜侍側衣不解帶藥

竭力祈禱殫誠未得其效只恨孝薄少師自知不起乃謂兩人曰余今
天數已盡汝輩無用勤力謂杜夫人曰吾今逝矣賢妹年老無一
得過傷千萬保重延壽年少或有過差望須教誨顧謂翰林曰勉修斈
業殫盡忠孝不墜家聲以顯父母無孤泉之望叔母之訓如從吾言凡事與
新婦議而行之新婦孝行出衆識見超凡又無以非理導汝矣又謂謝氏曰
新婦萬〻保重別無可戒之辭各自善居三人受命流涕是日少師捐館舉家
呼痛翰林夫妻哀毀罔極不可盡狀擇日營窆于先山執喪以禮奉祀以誠
哭泣之聲哀慼之容鄰里莫不感動日月如流三喪已過翰林服闋就職
屢上疏章極論朝廷得失嚴承相一不悅乃沮故屢歲不廷秩謝氏年至二十三
結褵且將十載而無子女心甚憂悶且自念氣質清弱恐難生育常勸
翰林擇卜綠衣而翰林疑非誠心笑而爲戲謝氏密揵衆婆使之求得良
家女子中可奉巾櫛者杜夫人曰縱婢輩以聞大驚來見謝氏問曰聞娘子
爲丈夫求姬妾云有諸對曰有之夫人曰家有姬妾亂之本也況諺云一馬無二
鞍一罷無兩匙丈夫雖欲得之猶可諫也今乃自求其禍何也謝氏曰妾

入尊門已過九載無一子女論以古法黜之可也妾敢以小室爲忌俾絕刘氏後
嗣乎夫人曰人之生育早晚有之刘氏門中有三十後加生男子終得五男
者或有四十後始生者娘子才過二十何其過慮若此謝氏曰妾禀氣虛弱
年期未衰而血氣已不如二十之前月事之候亦違其期雖以大體言之一
妻一妾君子之常事妾雖否德豈效俗女妬忌之行乎夫人笑曰君無笑
我我且言之古昔關雎樛木之化雖云太似不妬之德而亦本乎文王不倆
息愛故自無惡耳外無文王之德縱有太似之賢難以施化矣古今時
異聖凡道殊只以不妬豈效二南之化耶此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
娘子熟計之謝氏曰妾豈敢望古聖人乎然延世婦人不識倫理不法經
典不順舅姑不敬夫丈唯事嫉妬乱家絕祀者往往有之心常痛恨婦人
雖不化俗豈忍爲此行哉丈夫蓄棄其身爲人唾罵則妾雖瘦劣當
不避嫌疑而力諫於理當然也杜夫人知其難奪歎曰新人僥倖善則善
矣哉不如意丈夫之心一傾則不可回也娘子他日又思吾言矣因
歎息而去翌日媒婆來言曰適有一女子而只恐過於夫人所求

也謝氏曰何謂也婆曰夫人之求唯爲嗣屬則但其人禀性淳朴者
足矣而此人則才色拔世恐不合於夫人之意謝氏曰未知何如第言之
婆曰姓喬名彩鸞河間府人也本以宦家之女早失父母托於其姨年今十六
歲而方擇配偶矣自謂作寒微之妻寧爲名宦家姬妾此宗難逢之機
兼且姿色女工俱爲過人夫人若求姬妾則無過於此矣謝氏大喜曰
若宦家女子則其性行及不如賤人家合余意當俱告於相公遂言翰林
〻〻曰余之置妾是不悉而婦人好意拒之亦難喬氏女既往云擇吉卒
來似好矣謝氏即涓吉日卒來喬氏〻〻礼謁于翰林及婦人遍拜諸
親礼畢就席姿態婥娟舉止輕捷若海棠花一枝含露撓風衆皆稱賀
翰林與新人過夜杜夫人與謝氏夜話曰娘子雖求小室苟或賢順可也
恐其良不非淺不利於夫人刘氏之禍其將奈何謝氏曰女子美色雖無
用今觀新人外貌不甚醜劣容或無欠人若太醜則難合丈夫之心夫以
衛莊姜之美目巧笑賢德令名照耀青史美色而賢則豈不善乎
杜夫人曰莊姜賢而無子矣兩人相笑而罷翰林名喬氏所居堂曰百子

堂空給侍婢朧梅等四人稱喬氏曰娘子喬氏聰明慧黠巧合翰林之意
事謝氏盡其誠家中大小莫不稱讚未及半載喬氏有娠翰林及夫人大
悅喬氏恐不生子問于卜者或云男或云女々則吉男則夭深以為慮侍婢
朧梅謂喬氏曰婢之儕家有一女子呼為李十娘來自南方頗知奇術
事無不中招此問之如何喬氏大喜即招十娘而問曰爾能知胎中男女乎
十娘曰請診貴脈喬氏許令診之十娘診訖而退坐曰以脈論之必女胎
也喬氏失色曰相公之取我者徒為嗣續今若生女則反不如不生也十娘
曰小的嘗逢異人學得變胎之術果驗而不差矣娘子果欲得男則胡不
為之試乎喬氏大悅曰若如君言當報千金十娘作符以錦藏在喬氏枕
席曰後生奇男謹當來賀喬氏半信半疑及滿十朔果生男子眉目
清秀肌膚如玉翰林不勝喜悅謝氏及家中上下莫不歡賀喬氏生
子之後翰林待之甚厚而愛其子如掌珠名之曰掌珠乳母以育之謝
氏撫愛無異己子人不能卞其母之子也翰林生子之後家道
稍昌閨中無事時當早春百草滿園風景可貴是日翰林語

天子在西院之宮然未及歸家謝夫人獨倚書軒看閱古書侍婢
春芳曰花園小亭牧丹盛開趁今佳日正好玩賞夫人乃釋手
卷率侍婢五六人到亭亭外綠柳掩欄花香襲人繁華幽靜真是佳景
命侍婢賚花箋邀喬氏欲為共賞忽仍風便有彈琹之聲夫人側耳
聽之曲調悠揚聲韻凄切有若玉盤轉珠三峽酒瀉令人感情夫
人聽之良久曰異哉琹聲未知誰作此曲耶侍婢曰喬娘子之
手語也夫人曰常不聽娘子彈琹今日始聞矣侍婢曰百子堂
去內稍遠故夫人未識耳喬娘子素好彈琹閑靜之時常
調音律故婢亦慣聽矣夫人言訖更聽之琹聲既止清唱
継發乃是唐人詩也詩曰
待月西廂下　迎風半戶開　拂墻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喬氏又唱一絕甚聲如喜如悲如感如思者盡此詞曰
水國蒹葭夜有霜　誰言千里自今夕
月光山色共蒼蒼　離夢杳如關塞長

連吟二詩真有揚雀過雲之才人皆動容夫人聽罷低頭沉吟命侍婢秋香送言于喬氏曰適因閑隙偶來花園紅白爭妍春氣和暢娘子無惜一步秋香須命而往喬氏隨即來到共陪夫人倚欄賞飲夫人曰吾知娘子之才而不料音律精通餘聽得娘子琴韵不下於古之蔡文姬喬氏曰賤才無能不過自適暢懷而宗不料於夫人之俯聽矣極為惶愧夫人曰琴韵盡美更無可論而吾與娘子情同姊妹義兼朋友故茲欲一言喬氏曰夫人有教妾之幸也夫人曰聞娘子琴韵似唐時霓裳羽衣之曲此乃俗子之所常學若論其時則唐明皇富貴天子竟遭祿山之乱窜身萬里太真未免殲滅之譏終作馬嵬之魂貽笑千古亡國之音不足尚也且娘子之調琴絃乱雜衆不使人心和悅此固淫佚流蕩之曲也且聞娘子所吟之詩乃嬰々薛濤之詩也嬰々佚節之女薛濤青樓之娼也其詩雖妙其行甚卑古今美詞不爲不多唐詩佳篇亦

為不少則豈可看聽此源哉喬氏聽言愧忸而
謝曰卿曲女子徒知辨音之美麗不識調律之善
惡矣今承明教銘骨難忘夫人慮其失歡慰之曰余以
愛娘子之心言之及此若似他人豈可如是從此以後余有
過誤直言無隱兩人穩叙日暮乃還

妾欺丈夫譖正室　客瞞主人竊愛姬

是夕翰林自闕還家訪喬氏之房尚有酒餘不能就寢倚欄而坐
月色如畫花影籠窓欲聽喬氏之歌乃命唱之喬氏辭曰近日
觸風病喉不能唱歌翰林曰然則彈琴一曲以和吾歌喬氏亦不喜
再三強之終不能對泫然流涕翰林怪而問曰汝來吾家已多日矣
未嘗見不樂之事今有何故如是煩惱耶喬氏不答下淚如雨翰林
問之不已喬氏對曰妾不答則恐違相公之心答之則又得罪於夫人
事甚兩難何以則好耶翰林曰雖有難言之事悉陳可也喬氏曰
妾之村歌庸調不足以入於相公之聰聽而不敢遽避者盡微誠賭一笑
也寧有他意哉今日夫人招而責之曰相公取汝只為

嗣續耳非為家內美色不足之致今汝巧言令色迷眩丈夫之心
淫詞亂辯沉惑丈夫之耳醜亂先少師之清德此因死罪而今
姑警責日後終若不悛則余雖微弱尚有呂太后刀鋸及瘖
藥汝須慎之妾鄉曲女子猥蒙厚恩榮華富貴亦已極矣
死有何恨而但相公清名以妾取譏翰林聞此言驚惶無
語自念夫人常以不妬自任今忽為此何也想夫人常待喬
氏以禮曾不言一點短處而婢僕間亦不聞雜語無乃喬
氏之言有所失耶良久謂喬氏曰余之所以取汝者是夫人
之力勸也亦不曾有些少惡言此及婢輩之說言也雖妝
一時之怒性本柔順萬無害汝之理無復憂矣況余在其於
何汝慰諭甚勤而喬氏終不解意但謝已而噫古語云畫
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喬氏外自恭勤言語
柔順謝氏認為善人慮或淫邪之辯讒迷丈夫之心所以
眷眷規警者寔是相愛厚誼而反為深懷憤恨構
讒殆極將成大禍夫婦妻妾之間豈不慎哉翰林

雖不悟喬氏之奸而亦不疑謝氏之心故喬氏不復讒
笑一日臘梅焚炷香因游還謝喬氏曰才聞秋香之
言夫人有胎云云喬氏頓足大驚曰十年後猶有孕胎世
間稀有之事恐月候不適耳以語如是而心下又想彼若
生男我兒無色何以則好又經數月則胎氣分明矣舉
家欣悅而怖喬氏怏怏不樂其臘梅潛入下胎之藥於
謝夫人所進之食而輒嘔逆吐出神明所佑詐不能
施夫人既滿十朔生男骨格非凡神彩俊邁翰林大悅
名之曰麟兒喬氏內懷猜妬而外假喜色獻賀款款
翰林及夫人皆以為真情麟兒漸長與掌珠同戲一
處翰林自外而入見兩兒同游麟兒雖稚氣像超凡
大異掌珠徒美麗而已翰林不覺喜悅未及解衣
先抱麟兒而撫之曰此兒額上消骨酷似先人大吾家
者此兒也謂乳母曰汝須善護吾振袖入內堂掌珠
乳母入告喬氏曰相公偏抱撫兒不顧掌珠因流涕

喬氏大加煩惱曰吾與謝氏容貌不似耶文彩不如耶嫡妾之分
懸殊我則有男彼則無子故偏荷丈夫之恩彼今生子而於兒
為此家之主則吾兒不過為一附庸耳彼雖外作好顏其
中不然花園責言又是憎我一朝讒言丈夫之心一變則
吾之前程豈不殆哉須請十娘圖之十娘既受喬氏
之所賂金銀珠玉不少遂為心腹以妖邪奸慝之謀以助
喬氏之惡而機謀甚秘人莫知之一日翰林退朝歸家則
吏部花侍郎之書在案乃舊人書也開緘視之其書曰
蘇州秀才董清乃南方佳士也極遑落魄尚未登第
豈非命耶家貧無依寄居京師近者寄跡於小弟
之家小弟今作陝西學官遠赴任所董清自此無依
曾聞先生門下無記室云此人筆法精妙為人敏捷從
容試之可知其才茲以書達仍令將進先生肯納焉
原來董清本家之子早失父母行志自任締結酒色之徒出入歌舞
引接豪俠之流往來博奕之黨家產蕩敗無所依賴或

托跡於宰輔之家或寄身於權貴之門將以糊口一是形
容美麗二是言語捷給三是書精法妙始則士大夫無
不愛之久則有其子弟於不善之地或污其閨閫多有不美
之行由是之南之北到處不容往于否侍郎家亦有醜行耳
侍郎知其惡而不欲揚其過因其外往而薦之翰林久作
侍中書札機務酬應甚繁而家中既無代勞者故欲得
一記室矣及見否侍郎書頗以為喜即令邀入董清則
儀表正敬言語亦流翰林大悅安頓門下任以書記清非徒
善書性且穎悟代酬之筆無不如意翰林大加親信言聽
計用一日謝氏言於翰林曰聞董清素非端人且有積謗寄
跡人門輒皆不容其行可知相公勿為留置趂速送之可也翰
林曰余亦聞之而不見其的且只資其手而代勞而已況吾與渠
非朋友其人端否何足関也謝氏曰與渠雖非朋友與其不正之人
共處如入鮑魚之肆不知其臭自然渝污不早如絶少師若
在不容此流矣翰林曰夫人之言是也延來時俗漸薄董

生所遭未及不出於詭毀之口矣久見其人可知邪正從容处之未為
晚也喬氏聽得夫人言而又知翰林之不欲逬絕欲引董生為外
援容令臘梅自私董清而一應淫亂之事皆與叙之噫閨門之內一
失正道則事多罔測矣李十娘教喬氏作為女人蠱惑丈夫之術
自此翰林之意浸浸蘭於喬氏精神意思頓異於前謝氏始憂於心
而計無奈何不形於外徒自深慮而已喬氏又謂十娘曰女子之身係
於一人平生苦樂一任丈夫之愛憎未嘗一日放心不知前頭禍福十娘
教我奇術吾聞世間有咀呪之事云十娘又知之者為我除去兩人則
此身未死之前當竭力報恩十娘曰吾有術法一試之或死或病而
第此事有許多難便之端士夫家多有往來之人倘訊出根源則
妾之死生固不足論而娘子將與彼兩人為讐此則送陷殃於彼而
迎案禍於己非善策也我有一計前頭待公子微恙之時娘子亦稱
病累月呼苦假作彼之為娘子咀呪之書俾郎自露又從他路潛布
流言使之聞翰林及有生疑娘子豈患不得志耶喬氏大喜謝遣
李十娘擬乘掌珠有病而行計矣其後適值初秋時

候掌珠觸風吐乳有驚悸之氣正欲請醫問藥喬氏却思一策而不知所為深思竭慮忽然覺悟謂鵬梅曰今欲行謝氏咀呪之計兩及也筆跡相似然後可以行之筆法精妙模倣極難非董生無可為者因汝通意而彼非至親者不肯從萬一漏泄則豈不禍哉鵬梅曰董生恐恨謝氏感戴娘子萬無漏泄又將樂從喬氏曰古有陳皇后得司馬長卿之長門賦賞以千金今此事成則董生之功倍於長卿豈有所惜因給謝氏筆跡是夜鵬梅出往董生所習曉含笑而來喬氏急問曰事將何如鵬梅曰幸得快諾但索高價喬氏曰昨已言之雖千金何可惜乎鵬梅笑曰非謂此也因附耳細傳董生之言喬氏微笑不答噫古之聖人制禮作法內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於內修身齊家出淫而遠邪皆以防微杜漸之致也今劉翰林內嬖淫邪之媵外育不正之客又有奸婢用事於中醜行狼籍辱及門戶豈不慨然哉原來百子堂與外堂只隔一墻花園門鑰喬氏主管翰林宿於內堂之時喬氏偃然與董清交通而

三人謀事甚密雖家内人不知矣

謝孝女言告言故　喬淫婦爲鬼爲蜮

是時翰林愛掌珠之病喬氏亦稱疾累日廢食時或譫語翰林尤以爲慮一日臈梅洒掃房堗得一包乾肉及細書一紙獻于喬氏翰林與喬氏共見顏如土色口不能言觀其所書則乃爲喬氏母子咀呪也其所爲説極凶且慘喬氏泣曰妾十六入相公之門于今四載曾不向人惡語何人疾我母子行此凶事乎翰林詳見筆法沉吟不語喬氏曰此事何以處之翰林默然半晌曰余之意則本無蹤跡又欲現出則無罪人將又横死况已拔出何害之有盡燒此以清家中可也喬氏曰相公处分得當也翰林遂使臈梅取火而燒之戒曰慎勿出口若漏泄則當施重罪矣遂振袖出外臈梅謂喬氏曰娘子何处事之疎漏也喬氏曰但使相公疑之矣如欲窮治事若現露則反爲禍也相公之心已動當更設新謀可也翰林見其筆跡正似謝氏之体格大以爲訝欲究其源則多有難处之慮乃投火滅跡而心下想道向者喬氏説夫人之妬言而余將不信豈料

今者作此凶事乎當初慮其無子勸我取來者似是好意及生其子之後作如此怪行彼何以道善言而外施仁義者乎自是待謝夫人之心與前漸殊隱忍不發而已是時謝氏母夫人在新城身病欲見謝氏以書邀之謝氏正甚憫盡謂翰林曰老母病劇今若不見則恐為終天之恨詩云言告言歸歸寧父母此則聖人所許相公其果許否翰林曰母子至情烏可已也夫人當速往吾且乘閑追後矣謝氏稱謝請喬氏曰吾之此行歸期及遲凡千萬務專靠於君矣仍治行李携兒往新城母女相見於久離之餘欣然無比而病勢彌篤煎迫難措翰林職是閑官往往乘間問病供給藥物而少無分效謝氏不能遠離親供藥餌侍在母側光陰荏苒如白駒之過隙日月流邁若碧波之逝東是時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地饑饉人民流散天子憂之擇一時有才望者分遣四道於是翰林承按撫山東之命即日辭朝而歸未及與謝氏相別而行翰林東行之後喬氏與董清益無所忌喬氏謂董清曰相公遠出謝氏不還此用計之時也何以則好董清曰吾有一策令謝氏終不免一

死矣因密語如此〻〻謝氏雖有蘇張之口辨可無發明之道喬氏
曰郎君神機妙筭不可測也陳平范蠡亦不及矣但未知何
人為此事乎清曰吾有一友心腹之人名喚冷泰此人多謀善談必能
成事矣須得謝氏所愛首飾玩好者然後可以行之喬氏思曰謝
氏之婢雪梅郎臘梅之弟也誘說此人可以得之潛招雪梅先以
厚賂啗之雪梅大以為感後令臘梅與之相敘竊偷謝氏首飾之
物雪梅曰夫人首飾藏在房中封鎖甚固若得相似鎖匙則偷出
何難但未知用於何處耶臘梅曰不須問用處而慎勿出言若漏
泄則吾與汝俱未得也生便以雪梅之言來報喬氏曰新造開金
有煩耳目此中又有相適者仍給鎖匕十餘箇曰勿拘釵鈿璫珮
之屬得謝氏所愛相公之慣知者雪梅潛入內堂開箱竊取玉環
納于喬氏曰曾聞此物乃劉家傳來之寶也先世師別給謝氏入來
之日故夫人甚愛之翰林亦知之矣喬氏大悅厚賞雪梅將
與董清行計那時謝氏竟遺戶創傳訃於家曰謝公子年
少無他近親吾當親自治喪過空後將還家〻中凡百娘

寸盡心看察喬氏一邊遣騰梅昂慰一过但董清設計益固淫婦之釀禍蠹道之紊乱因不足論而謝氏醜辱豈不寃枉哉
是時翰林行到山東地方欲知民間事情変着衣服周行村閭一日到河橋酒店有一少年飄然而来與之相揖而坐風彩俊邁举止端妙問其姓名則曰少弟本是南方之人姓名冷棨敢問尊姓高名翰林頓其直言處以他姓名答之因問民間物情所答詳明翰林思之曰此少年又是佳士也因問賢兄今往何地若往南方則語音何其北方之人相似耶少年曰杳然萍蹤飄泊東西數年前往遊京師今春往新城過半載今將還故鄉翰林曰余亦南向歟日同行好矣兩人共欢恨其相見之晚也遂聯轡偕行借榻同宿翌朝少年睡起攬衣有一隻玉環係於内衣之帶矣翰林一見知其自家旧物心甚怪訝欲將其詳謂曰吾少時曾遇一邢城人學辦玉之法尊兄所佩之玉品色殊佳欲一玩之少年趦趄強解示之翰林仔細看之則玉色與物像所刻宛是自家之物也而以青絲小許作同心結而繫之尤以為訝問曰果是至寶而兄佩之内帶且以頭髮結為同

心應是情人之所贈也少年愀然不荅還卽佩之翰林益加懷訝
又問曰兄之玉環是非常之物胡不詳言耶少年荅曰少弟在南方
時有人贈之有何曲折乎翰林自念此物若吾家物則彼無可得之
理以爲非也則無一毫之差殊而彼又自新城來則事極可疑無乃
婢僕輩偷賣於彼耶 欲得源委屢日同處乘醉而問曰兄之玉
環非無心之物而終靳一言是豈朋友之誼耶少年慨然曰吾今見
兄亦是多情之人言之何害韓壽偷賈女之香子建留宓妃之枕
此皆情人之事兄須莫問翰林曰固知兄之奇遇而但未知是何人耶
少年曰兄之强問雖懇弟不敢言矣翰林曰兄於北方之人旣云有情
今南來何也少年太息曰好事多魔佳期易阻古人云宮門深鎖
胥如海從此蕭郞是路人此正道少弟也言訖流涕悽然翰林曰兄
眞多情人也是日兩人醉歡翌朝分路相別翰林雖係此事反覆思
之萬無是理豈非物之相似乎終不能忘於心也將及半載竣事而
還復命歸家則謝夫人自新城還來久矣翰林與夫人叙慰
仍見喬氏與兩兒忽憶河間少年之事不覺色變問於謝

氏曰前日先人所贈玉環何在夫人曰藏於箱中何以問之翰
林曰有事可疑速欲見之謝氏見翰林之氣色異常急令
侍婢取箱來開視則他皆依舊而只無玉環謝氏驚曰分明置此而
今無何也翰林曰夫人已贈他人而胡為問我夫人見翰林氣色殊
常錯愕不能言俄而侍婢忽報杜夫人至矣翰林惶忙迎拜
展寒暄之禮乃曰家內有一大变欲禀於叔母杜夫人曰何事翰
林曰今番山東之行到河陽酒店逢一少年則以南方人寓居新
城半載還故鄉云而姓名則冷棊也同留數日相話矣見其
内帶佩一玉環故詳細視之則分明吾家旧物故慮或有相似者
今探謝氏玉環則果無矣少年之所佩又是此物門户不幸有
此大变當以法處之而不敢自専敢此仰禀謝氏聽罷魂飛魄
散流涕而言曰妾操行無状不能見信於相公至以此卸致疑於
妾亡將何面目更對人乎此身生死惟在相公之處分詩不云乎愷
悌君子無信讒言相公家內又有讒我者相公察之杜夫人怒謂
翰林曰汝自料聰明孰與先兄翰林曰安敢望先人乎杜夫人曰先

兄素有識見天下事理多所經驗而每稱謝氏曰新婦性行賢淑雖古之烈女無以過之陶終以汝托余曰延壽年少凡事又須教訓至於新婦更無所戒此則深知謝氏之為人而然也如此醜行豈可一毫致疑於夫人哉又是家有奸人偷出玉環謀害謝氏不然則侍婢中有淫亂之行者竊與私人而已不思嚴查之道反疑求玉之人汝之昏闇豈意如此翰林曰叔母所教敢不奉行即訊侍婢等者及謝氏辭去新城者則雪梅雖知其事而直告則恐不免死一向牢諱故竟不得情杜夫人亦無奈何謝氏以為累名難洗被誣陰毒不敢自同平人席藁枕苫自處罪人翰林前後所聞讒言甚多終不疑於心自此每與喬氏同處焉

寬易君子信讒言　奸凶惡人戕殺子

翰林與喬氏相說謝氏之事喬氏曰夫人性禀高潔餙辭好名居常動止自比古人豈可樂為如此之行甘於人嗤乎妾意則杜夫人之言似是而其言亦有欠當亂言謝氏太過賢相公甚重折揚之間全無體面古之聖人猶為知人難之歎少師雖高明

出天漢鑑絕倫夫人入來未久旋棄置安能循度日後之
事乎陶終遺言者不過式相公而獎謝氏也杜夫人亦懼此
言無事又聽夫人之指揮豈不偏哉翰林曰謝氏平日言行寡無
所苟余亦知其又無此事而前者既睹可疑之事故不能無疑於
心也仍言向日咀呪之事真若謝氏之筆法而慮其家內不平即令
消滅亦不明言於汝矣彼以婦人之身有此凶邪之事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喬氏曰然則相公將何以處之翰林曰前事既無證驗
後事亦不明的不過疑之間而況先人所眷愛而吾亦
共經草土其在情私不可輕棄且叔母出力救之挺理責之而糟糠
之妻宜可以暗昧之事遽然下堂乎以此喬氏不敢復言矣是時
喬氏又懷孕生子翰林名之曰鳳雛撫愛兩兒無間秦政呂嬴誰
能下乎喬氏秉間與董清謀曰玉環之計終不見售相公之心猝
難變改枝葉雖剪根抵未拔前頭猶未可知謝氏若與杜夫人協力
同心搜得玉環去處則前後秘計難保不露吾兩人恐無葬地矣董
清曰謝氏心腹惟杜夫人而已又先除此援然後可諧矣娘子須以巧言

諗翰林叔侄之間失其和氣則去謝氏如振枯葉拉朽木耳喬氏曰
余有是心嘗言杜夫人過慾而相公終不應蓋相公之事叔母如
事親母其情義之篤有非尋常所可間之情曰然則豈無別樣計
策可當徐議之耳此後杜夫人爲謝氏察私玉環去處而終不得之心
下大疑喬氏而旣無所執不敢開口常懷悶盎不復往來於翰林之家
未幾其子登第爲長沙推官杜夫人將行任所雖敗與之樂顧念謝
氏孤孑無依不釋於心矣及行翰林邀杜夫人母子設餞於中堂杜夫人
於座上不見謝氏憮然不樂謂翰林曰賢兄棄世之後惟與爾相需
今將遠離我懷如何余有一言敎爾翰林跪告曰所敎未知何事夫人曰別
無他事欲托謝氏於君耳謝氏賢兒所覩老身所敎性本美烈行且
貞淑其無罪累百無一疵我去之後雖有交構之說愼勿輕信雖目
睹不爲自辱及書通於我然後務敢至當是所望也翰林受命而已
杜夫人顧謂侍婢曰謝夫人安在吾當親別引侍婢請謝氏之處則畢
含樊庶人所難容謝氏布衣木釵亂髮如蓬花容憔悴玉淚
泥闕乃迎拜於戶外曰叔母尊票妾身在汚不能獻賀於門

且夫人將作萬里之行情。悵然宗多罪悚而沉沉胸襟含枉屈尊
步俯詢罪妾恩決肌膚顧此薄倚無依無保更瞻尊顏恐
無其期玷污惡名軌如妾身言念及此豈不痛哉杜夫人掩淚曰先兄
托言尚今在耳而吾不能善導姪子念君至此無非老身之咎也他日
何顏敢拜先兄乎然天地無知鬼神莫測以君賢德遭此禍變尚記
吾前日初戒之言乎謝氏叩頭曰中心藏之何可忘之妾實自取誰怨
誰尤杜夫人曰往事已矣未事可戒須以懲前俾將善後可也君早離
舅姑所恃者惟老身而老身亦將遠行以常情言之則茲行宜無悲
感而以君之故不知欣悦且目今家法日壞讒言肆行君將不得安
饋於此家矣況尊堂靈筵門戶屬承繼啟故土何所依賴糊且同樵
之說本自新城今君投身於此則及為人藉口之資君之去就豈不兩
難哉余深思之長沙雖遠舟楫相通非路阻之地此後如有難處之
事須即通我則當送舟相迎與之同居徐觀事勢以待好時可也賢
婦之意若何謝氏曰所見愚迷一死之外更無計策而夫人示指生路
敢不惟命是從新城決不可啟而長沙水路萬里女子一身利涉難期如

不遂此行則欲托舅姑松楸之下以終殘喘焉杜夫人曰家哉君言雖是
墓下亦非久居之地須不忘余言忍耐辛苦以待他日可也否極泰來天
道之常苦盡甘來人事之恒君之厄會豈無可盡之日乎相對面慰垂
淚而別杜夫人與翰林留別就道而行喬氏心甚喜悅如拔眼中之刺也
若拔背上之釘矣遂乘隙密董清之計董清曰當此夫人在外之日正好
行計我有一策當令謝氏終不得保其性命而但恐娘子不能用之耳喬
氏曰誠有妙計吾何不從請出示一卷書曰計在此中耳娘知其喬氏
曰何謂也清曰此乃唐史也昔唐高宗寵愛武昭儀昭儀欲讒王皇后
而未得其便矣昭儀適生一女而容白甚美高宗頗甚鍾愛王后亦且
撫育陛陛撫就一日王后抱置膝上才起出他昭儀即壓殺其女而大哭曰
吾兒死矣果誰為之高宗嚴訊宮人供曰外人別無出入非宮
殿者而唯王后才已往過矣王后終不得自白高宗遂廢王皇后為
庶人封昭儀為后是為則天自古以來激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向者
掌珠之病也翰林已疑謝氏咀呪之事此天啓其端也娘子之
所不憂者正在此時今施則天之餘計嫁禍於謝氏則彼

有妊娠之德蘇張之辯不得暴白矣娘子何患乎不得志喬氏
聽罷以手打董清背曰虎狼猶知愛子可以人而謀殺其子乎
爾又欲存己子而除他兒也清曰危急之事不得櫝中之虎而不用吾計
其於後悔何喬氏曰此則不忍為之更思其次正與相議之時聞翰林之
來各自散去董清招臈梅從容言曰娘子為人不忍不用此計〻〻如不成爾
我殆矣須得好機而行之臈梅每欲下手而乘間矣一日掌珠睡於欄
上沉眠而乳母適不在焉俄而謝氏婢春芳雪梅自花園鬪草而來過
欄外臈梅忽思董清之計俟二人遠去即壓殺掌珠退而密語雪
梅曰爾之竊出玉環幸無人知而夫人偵探甚密事若漏泄則汝當先
死若此〻〻則得免大禍終有厚賞矣雪梅曰諾掌珠之乳母以兒之久寐
不起怪而視之則死已久矣驚惶入告喬氏喬氏雖知董清之所為而急
告翰林〻〻慌忙來見身青骨冷口不能言喬氏搥胸大哭曰此又是去年
咀呪者逞毒於兒也窮訊婢僕則可知而相公何無一言耶翰林拿致
諸婢嚴加刑訊乳母曰小婢抱兒坐於欄上困其倦眠暫出外廁未及
還故變已生矣雖側之罪萬死猶輕此外寔無所知臈梅曰小婢適過

園門偶然覘視則春芳靈梅並立欄外若有舉手之狀忽乃回身而去若
問此二人則似可知矣靈梅雖小婢之係嚴訊之下豈可隱諱輸林即拿
二人先訊春芳則肌膚糜爛終不誣服曰小婢與靈梅一時過去而已豈有
與知之事乎又訊靈梅則所言無異才下十餘杖乃疾呼曰婢將死矣敢
不寔告夫人潛謂小婢曰等獜兒與掌珠勢不兩立能害掌珠者重賞
爲小婢屢日俟候公子適往宿於欄上左右無人故將欲下手而婢則戰
心不敢近前殺之者春芳也輸林怒訊春芳春芳罵靈梅曰上賣主母
下誣同伴若汝者狗彘之不若也終不乱言而死喬氏嗚輸林曰靈梅
旣非正犯又能直告有功無罪更何多問春芳已死悪聲雖難爲人所
嗚豈其本心仍呼掌珠頓足呼天曰兒乎兒乎不復汝聲吾何生爲寧
從汝而死矣跳入房中解帶係頭侍婢急救之喬氏哭不撤擗以身投於
輸林激其憤怨輸林低頭不言喬氏曰姬婦初欲殺我母子而爲謀先露
不得遂計猶自不戢締結奸婢下此毒手於無辜之兒今日殺掌珠明
日又殺我與其死於譖人之手寧自盡爲快相公欲與姬婦偕
老則速殺妾以快姬婦之心妾雖死不憾而但所慮者姬婦素

有私人相公亦不免其毒言訖更入結項翰林急止之大呼曰
彼婦巫蠱之變思之痛心而只顧夫婦之恩義掩而不發新
城淫穢之行言之汚口而恐貽門户之辱捨而不治渠當自反之不暇而
乃借手奸婢構出天倫顧其罪犯難容於覆載之間若留此人則祖
宗之靈必不悅豫而劉氏之祀絶矣乃謂喬氏曰今已日暮明朝當聚
宗族告先廟黜淫婦以汝爲夫人俾奉先祀須爲覺心毋使我煩惱
也喬氏收淚對曰夫人之位賤妾固不敢望而如不與讐人同居則妾竟
必辭矣明日翰林簡招宗族來會中堂嗚呼劉少師爲黄灤之客杜
夫人在萬里之外孰能下喬氏之奸而回翰林之意乎衆婢泣告夫人
夫人不變顔色曰吾知今日之禍豈可爲驚懺乎

結髮夫婦拜下堂　隋陽舅姑感現夢

是日劉氏宗族齊會翰林迎告以謝氏前後罪狀及不可不出送之
意宗族素知謝氏賢哲而且謝氏尤有恩澤於貧窮之族矣衆皆
憮然無語翰林又諭以決難留置之意諸人皆於翰林非宗子則手
下也誰肯出力爭執於他人家事也翰林遂命家人洒掃廟宇陳設

香焫㸐齊衣冠與宗族序立再拜焚香列書謝氏之罪告于祖
宗之灵其文曰
維歲次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五月丙寅孝曾孫翰林學士
延壽敢告昭于曾祖考文捌閣太學士文忠公府君曾
祖妣胡氏祖考太常卿樞密使贈吏部尚書府君祖妣鄭氏
顯考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府君妣崔氏之灵曰伏以夫婦五倫之始
萬福之源國之與替家之成敗咸由於此可不慎哉妻謝氏聘迎
之初頗有善行及同祀事亦無失禮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惡言入耳悖行現目恐愆禮白終不過責謝氏曰益怠慢自以
為賢口道聖賢之言躬行邪慝之事內懷妬猜潛蓄蠱物
禍孽未萌筆跡先露此莫非祖宗在天之灵特垂陰隲於不
聞不睹之中也所當辦罪出送以絕禍根而早事先人偏家眷
愛共經草土不無情義隱忍不發罔他同堂謝氏終不悛悔
益事肆行猶有母病半年敢欲醜辦傳播人皆掩耳
女子之行失身為大礼不可丢壹義不可同居而慝忒一

流言之失宗醜謗之無的容其織跡不出惡辭此無
非小子過於仁厚當斷不斷之罪也小子之寬刑太過
醜婦之惡劉愈甚潛謗心腹之奸婢毒殺孩提之稚兒古者
陳皇后以咀呪之事發廢處長門之宮而史氏書之曰皇后
有罪廢飛燕有淫行而其妹合德殺許后之子皆以有罪殺之
今謝氏有三人之罪而兼七去之惡祖宗之靈豈有欽享於祀
事門戶之福安能進延及於後嗣乎小妾喬氏名家後裔閨中
淑女雖六禮之未行諒百行之俱備既有幽閑之德宜奉祖宗之
祀茲乃陞為正室妬婦謝氏不得已黜之延壽敢告
讀文畢使侍婢引謝氏四拜聽祝而出於門外宗族拜別莫不揮淚
曰夫人善保千金之軀見天日謝氏拜謝曰欽慰罪人良感厚義有
罪如山敢望更見乳媼泣抱麟兒進謝氏謝氏垂淚撫頂慎勿思余
善事新母未知與爾有相逢之日乎汝母重罪延及汝身覆巢
冤卵寧有理乎惟願後世更為母子以續此生未了之情言訖淚如
湧泉兒髮盡濕俄而收淚改容曰少師悄世頑命不死慈母終當亦不

從故累病在身尚留人間其可眷戀艱孫之兒耶遂抱與乳母乘
轎而出舅見大拜呼哭曰孃乎々々何去々々胡不率我而去乎謝氏亦
長呼於轎上更抱哺乳而言曰余當明日還來好在一再三撫摩不忍
相離翰林督令遷留遂促轎夫而去兩僕擡轎以肩獄遮面盖家
帶來老乳母及小叉鬟二人從謝氏才出重門諸侍婢引喬氏上
家廟歸珠翠之冠曳雲霞之衣蘭馥藹々佩玉鏘々孔翟翰林同坐
受婢僕之賀衆僕強忍悲憤詐作好顏舉手叩頭咸祝壽福喬氏揚
揚眉得意氣騰々乃謂之曰自今家內之事吾皆主之汝等毋如謝氏在
家之時各勤職事無陷罪戾衆皆應拜曰敢不如命其中老蒼頭丁
餘人進曰謝夫人雖以罪見出老僕等屢年服事分義不輕願欲
拜別於中路敢此仰達喬氏曰此則爾等厚誼吾豈禁止乎衆僕
即并出追趕及於大路之上痛哭以送謝氏爲之留轎使叉鬟傳語曰
追念旧事遠來相送多謝多感汝輩善事新人毋念旧主其後喬氏
疑老僕輩中路追別之時恐有救說之事矣是日道路之人聞謝
氏之行爭塡街衢無不流涕曰世事翻覆一至於此十年前

謝氏初來之日威儀燦爛有女之人莫不欽仰未及一紀事已如此滄桑之變誠非虛言中有一人飲泣而言曰吾聞謝氏端正美麗少師之寵愛翰林之喜悅世無其比一朝至此其間是非外人不知而夫婦之間豈不難哉是日天地慘憺日色無光疾風迅雷氣像悽愴翰林亦良久不怡轎夫彷徨道上莫知所適將向新城謝氏謂叉鬟曰當往城東墓下矣引到劉少師墓下將蓋屋數間而處焉荒山繞天松陰匝地惟聞遠壑悲風空林鳥聲而已謝公子聞之遂窮消息顚倒徃見夫人曰女子不容夫家當歸本家禮也且兄弟同居是亦樂矣姐姐獨守空山將欲誰依謝氏曰余豈不欲與汝同侍母親晨昏躬奉朝夕之奠乎但一去本家則便與劉氏永絶仍念本無自作之孽而翰林賢明君子一時雖聽讒言他日豈無改悔況余雖獲過於翰林元無得罪於先舅老死墓下是所願也賢弟無怪焉公子知其堅定難回遂啟家遣老蒼頭與侍婢香娘謝氏曰家吾奴僕本來不多留此無為也只使老蒼頭守門香娘則還送此地乃劉氏梟族及奴僕多有所居見謝氏之來人皆愴感以山果菜野逐日相饋且謝氏啟於

女工縫衣織布以資生業且於粧奩中出其首飾賣鬻以繼粮
資頼以不飢引藤補屋以蔽風雨雖甚艱苦足過時日矣那時轎夫
還傳夫人往居基下之意喬氏商量曰不往新城直去墓下者非黜
婦自處也乃謂翰林曰謝氏既有醜行得罪祖宗安敢居劉氏墓
下乎翰林曰出送之後有同路人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况墓下非但劉
氏所居他人亦多居住何及禁止喬氏不悅與董清相叙清因居墓
下其計有三一則不往新城蔣明玉環之事二則自以爲無罪以劉家
婦自處也三則欲得宗族之心以爲他日之助也况其先山翰林春秋往
来之所也翰林見其僻處深山喫盡辛苦則豈無惻然之心乎近聞
外論滔〻莫不爲謝氏稱寃云使謝氏久留於彼恐爲後日之憂喬
氏曰然則密遣人刺殺以滅其跡如何清曰不可謝氏自是娘子敵國
而一朝見殺則翰林豈不致疑於娘子乎余有一計前者玉環尙
在冷蓁之手此天與其便而冷蓁本無妻子昔嘗謝氏之美數有偷
香之計今使冷蓁瞞取謝氏則外人聞其失身又不稱寃翰林
知之則更不致念是計豈不妙乎喬氏曰妙哉〻〻但以何辭迺

歟謝氏清曰冷蓁近不往來於吾處未可以密謀相設吾當
先使心腹一人假稱推杜官奴往言謝氏曰除得京職陪夫人
還京要與娘子相見偽作杜夫人書送之則彼必信之不疑一过使冷蓁
覓萬於靜僻處預備花燭待彼來到強成親禮則謝氏雖有羽翼
何能脫於吾網中乎喬氏手撫董清之背曰子之胸中一何妙計之多
也姉娘棄合枯死於山中得為冷蓁之妻則於滦豈非過望乎郎
覓杜夫人書數張與董清盖夫人筆跡不甚精工數曠頗易逼模
寫一書付與秘人口授其計乃訪冷蓁設謀曰刘翰林兩妻俱是絶
色而我得其一兄又得其一則吾兩人風流猶勝孫周矣冷蓁大悦
不覺舞蹈急具花燭而待之是時謝氏紡績於總下忽聞有人來問
於蒼頭曰此是刘翰林夫人下處耶蒼頭曰君自誰家而來其人曰
自杜鴻臚宅耳蒼頭曰杜老爺陪老夫人方在長沙任所胡為而來耶其
人曰汝未及知耳杜老爺曾為長沙推官而未及到任朝廷以為誤擬外
除郎拜翰苑之官馳騁据之故老爺中途聞之陪老夫人還到東城宅耳
夫人聞角夫人在此送我探候而夫人之書在此矣蒼頭受簡納於夫人

夫人聽得杜夫人還京滿心歡喜忙開視之云

昔別倏已經年音信耿如隔世老身未嘗一日不置賢婦於心目賢婦豈以老身暫忘於方寸之間思相之懷欲言則蒼天悠々碧海茫々老身與賢婦一別隨児將徙長沙矣中路聞児移拜京職還啟舊家得聞賢婦退處先壠矣嗚呼賢婦之有今日雖已遂料若使老身在京賢婦之被禍益是其甚耶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一憤一慟肝腸欲裂處変之道前已講矣依之於擬雖爲得計深山窮谷強暴可畏糲飯薄蔬生計甚難此老身所以爲賢婦忘寢廢食者也惟賢婦來到奬含飢渴同苦患難相救則何異於在先兄墓下乎轎夫明日當送惟賢婦黽勉從之収拾擬奩以待蹈祇流涕先此草々

謝氏覽畢欣幸不已而筆跡無疑書中同居之言與前相叙符合宜意其中乃有凶謀遂以覆札還付其人云

覆累謝氏謹齋沐上言于叔夫人膝下伏以賤妾賦命崎嶇操行賤污罪得夫家者固已多矣而特蒙夫人眷愛之恩指導

之義宜黜而不黜當死而不死者屢矣妾雖愚昧亦具心膓豈
無感激之心哉自別尊顏思慕罔切山川間隔信使亦稀瀕死
殘喘每恐更不得仰拜徽範終抱無涯之痛矣聖德愈寬不以爲卑
遣書殊厚慰諭 至妾是何人得此尊眷哉千里摠頌之餘貴體萬
福欣聳一倍悲喜交至噫巫蠱之凶乎人所忌淫猜之行貞婦攸恥而
顧此一身負此兩惡固不可齒數於人末而至於我皇夫倫罪又貫盈皇
天無語至冤難雪則刺心自明於義得宜乃反苟存視息尚遲一死此荷
人理自遭变出來依松楸者爲有孔邇之喜而欲展追慕之誠矣偏垂惠
澤得庇德蔭是妾至冤何敢有違惟傑面達草草不備
是夜謝氏對燭閑坐惆悵而言曰寓此之後凡百雖艱托身先塋頗以自
慰今將離去局勝悵然憑枕耿耿不能成寐 昏夢之中忽有一人進曰老
爺與老夫人要見夫人謝氏見之即前日少師家老婢也即隨從一處則
樓臺隱櫳窈窕幽夐侍婢數十人迎拜曰老爺與夫人在於房中矣謝
氏聞之而入少師與夫人同處一榻仪容宛如平昔夫人具命服端坐謝氏
俯伏而哭少師止之曰兒子信讒言使賢婦至於此余未嘗忘于懷也幽明

路殊不能相救天數已定不可逃之時泵雲雨胸睍故家衘淚而已今宵請來非為他事朝者請札非真也乃偽也其間有遺誤之端細看則可知笑崔夫人謝請氏近前撫頂曰余早辭塵緣未及見賢婦君須舉頭見我容貌雖在泉下新婦上祀心甚欢悦醉飽而歆今則喬家……奉我祀事余豈歆享是雖天定豈不悲哉謝氏扶持夫人嗚咽而對曰縱曰夫人辱招歆然城中而下懷鈇然未能自抑適承尊舅下教方覺筆跡非真小婦豈可往哉自此當老先塋之下笑少師曰杜夫人書札非但偽作賢婦在此則不免爲讒況賢婦有七年之厄運速往南方五千里外而避之天定不可防矣努力遠去毋貽後悔謝氏曰女子遠行顛沛可慮前頭吉凶更乞指教少師曰天機不可輕泄只有一言付托蘇淡六年四月望夕泊舟於白蘋洲而濟人銘心不忘焉此地非賢婦久留處須速還歸謝氏對曰今雖尊顏更見何日仍伏聲痛哭乳母及叉鬟知其有夢呼而覺之謝氏驚起則乃南柯一夢也稍定精神謂乳母曰一夢甚奇仍說一徧出杜夫人書再三看過終不見可疑之跡忽然開悟曰杜鴻臚名強字故夫人常言語書札及諱此字今書中乃有此字知是詐也但未知何許人

模他手跡也俄而日已曙矣夫人謂乳母曰少師明説南方五千里外
往避災殃夢中雖未詳聞長沙府正是南方且杜夫人去時言水
路五千里舅姑之意欲我托身於彼也但水路甚遠利涉難期奈何蒼頭
忽報曰杜推官宅轎夫至矣乳母曰第問於來者則可知矣夫人曰既知
其詐何又更問彼若知吾覺悟則又觸怒速禍矣但説余夜來觸風
不能運動也乳母以此説答轎夫諸人相顧益桓知不可強敵報董請
清曰吾聞謝氏性敏多智若生疑訝探聽杜夫人尚在長沙則計又漏矣禍
將不測冷荼初得荼書欲喜踴躍及聞此奇驟然敗興謂董清曰事
既經營不可中止余有心腹交友十餘人皆豪俠夜半同行劫取彼若
聽言則是冷荼之福如或不順則以刃刺殺以絕見之禍根清曰其計甚
妙事貴神速是時謝氏夢中南徃之説雖甚分明越趄未決遂向墓前
焚香跪祝曰小婦雖荷分程之明敎而女子遠行寔多畏懼之心且遠別
松楸情所不忍欲以卜筮決之伏乞舅姑之靈默垂陰隲愛恤危迫昭
示爻辭使之避凶趨吉焉祝畢擲金錢得卦占辭云西南有吉東北不
利西南得遇人又曰翩翩故去女不驚亦不遑恒戚托月宮悠悠竟始昌夫人

歎服曰神明攸爾也使蒼頭往通州渡口覓得南衙之門即還報言通州人張三本以杜鴻臚宅奴子出去南方以與販為業今且乘船載向廣商而路由長沙云矣夫人大喜曰杜家奴子無負我僅豈非神明所佑耶即備盤纏將往寫書於隣里曰欲往新城本家遊就墓痛哭拜辭風辭悽慘以助謝氏之悲矣謝氏才離墓下冷泰寧黨驟入旧家已空靜無影響問其里人則今朝已往新城云奸黨大恨而去

懷沙亭寫桂記冤　黃陵廟拜妃談古

謝氏往通州上張三之舟張三知謝氏之為劉翰林夫人且將向長沙待之如已主一路不敢怠慢舟行累日備嘗艱苦吳山千疊楚水萬曲春鷗已敗秋風乍動夫人悼身世之飄零感時序之變遷朝朝暮暮帷流涕而已舟子報長沙不遠到泊漸近夫人心下少康屈指以待至華容縣惡風大起舟不得行泊舟浦口尋村少憩遙見草屋依山靠岡水使叉鬟扣門有女子出迎年才十三四容色絕美態度嫻有似桃花一枝照曜春水迎夫人坐於中堂時已夕矣夫人問曰姑娘何往汝獨在家乎女子對曰妾姓林父沒與卞氏同居母適往織水

里養神之処尚未還家矣女子退問又繫認得夫人行色自入厨
下備待客之饌明姉聽上仍進夕飯沽江村之美酒膾武昌之肥
魚園果山菜淨潔可食夫人却酒肉下筯蔬果感其慇懃謝於女子
曰遠客貽弊良可感愧女子俯伏對曰夫人辱臨陋地榮動里閭村家
薄饌殊甚無礼実多惶愧敢當稱謝是日夫人留宿林家翌晨將
行風浪不佳留滯三日女子愈致欵曲及別兩情依〻不忍捨去夫人取
行中所在玉環而贈之曰此物雖微聊表寸誠留着玉手以表他日之面
目女子再三拜謝曰路費所需妾何敢取之夫人曰長沙不遠路費且
裕幸勿苦辞女子仍跪受着泣別曰夫人保重千金之軀謝氏曰若有
重逢之緣則會合不難而吾兩人皆女子也一別相逢杳然難期可不
悲哉仍揮淚而別又行數日老蒼頭得水土之疾死於舟中夫人不勝悲
傷使之傳棹使張三瘞於江岸而去夫人行中無一箇奴子只餘叉鬟乳
母而已十分狼狽問前路遠近而行張三曰近日順風連吹再明可到長沙
矣夫人甚悦風吹帆疾出洞庭之湖岳陽之下此地乃戰國時楚之地也虞
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皇英二妃追之不及哭於湘水之濱淚染叢竹血

痕班〻此所謂瀟湘班竹也其後楚臣屈原事懷王竭忠為小人所讒放
於江南製離騷九章以自悼卒投汨羅之水漢之才子賈誼為大臣所疾
黜於長沙作文投水以弔屈原千載之下古跡猶存此宗騷人志士斷
腸處也若夫九疑之愁雲瞑〻湘江之夜雨蕭〻月明洞庭之濟鵑啼茵
陵之林當此時之遷客騷人悽然下淚感然與歎況謝氏潔身事人被
讒失所隻影飄泊蓬轉萍浮魂隨失侶鴈之怨結望子之山弔古人
之抱冤惆今生之無花感古傷今寧不慼〻危坐蓬窓達宵無寐此時
南北之船多泊岸上夜半聽得傍船之人相與語曰吾長沙府民人蔣
厄運未盡今番大失望矣傍人曰何謂也答曰上年來到推杜官請
廉正直善斷訟獄民間少無所怨治政如一不幸遷敵今來柳推官
貪愛賄賂不下玉石民無曲直惟施追撻豈非失望耶謝氏細問
如杜推官遷去而亦未知移拜何職展轉沉吟恍惚如失忽使張三
詳問來報曰吾老爺以善治巡察。使奏聞朝廷擢為成都尹前月已
陪夫人往赴任所新推官乃武昌人也云矣夫人心膽俱摧莫
知所為仰天痛哭。曰悠〻蒼〻天明〻白日何使我至此謂張三曰杜

夫人已往成都沙長客地既不往彼亦不可留此波其下我三人於
此縱身好去張三曰長沙既非可往之處小的亦難久留於
此未知夫人從此安往夫人曰此身何處不可托跡爾不掛念亂
母又鬢髮罔知所措相扶號哭張三不得已遂下三人於江岸向夫人
拜辭曰願夫人保重乃解纜而去乳母泣問曰盤纏已罄四顧無
依奈哉夫人將何為哉謝氏曰余雖有眼而既不知人行身不善又不
能取信自取罔極之謗遭此無窮之変至今生存良亦久矣至於此
境豈畏死哉吾心煩惱欲上高岳遙望故鄉爾等扶余而上何
如兩人扶持强上一岸絕巘俯江斷岸千尺老樹叢篁之間有一古亭
扁曰懷沙亭乃屈原投水處也後人為之構亭而古今文人題吟甚
多矣夫人謂乳母曰余始聞杜推官遞去之語頗疑前夕之無驗矣
到此恍然大覺神明所教信不誣矣乳母曰何謂也夫人曰此乃古之忠
臣遭讒溺水處也舅姑之灵知吾無罪如古人故到此入水全其情節
舊芳名於萬古豈偶然哉清江之水千尺吾身可葬於此矣言訖欲
投入水兩人扶持而哭曰賤妾兩人奉侍夫人千辛萬苦來到此地生當同

生死亦同死願從夫人同歸泉下矣夫人曰余是罪人死固當矣爾等無可
死之義何從我於水裡乎盤纏尚有餘在余死後汝等兩人分取此身於
此地之人贅爲婢僕則乂鬟雖幼足可使令乳母雖老亦能炊爨何憂
乎不得其托各愛其身善保無虞倘遇此方之人須傳今日之語又曰死生
亦大矣不可不明白遂取筆大書於柱上曰某年月日謝氏溺水而死
書罷投筆仰天太息曰天乎神乎胡使我至於此極也聖人所謂福善
禍淫者皆漫說而欺我也又曰比干剖心子胥抉目屈原投水伯奇履霜
自古猶然余死宜矣北向拜祝曰舅姑父母之靈洋洋同遊於一處則死無憾
矣顧謂乳母曰吾欲復奉盃酌上以師祀堂豈可得乎捨兒未知死生
一見吾兒與吾弟之顏則死無恨矣三人相扶俯瞰江流則風濤洶湧波
浪接天陰雲四起斜日無輝鬼嘯猿啼如怨如訴三人大哭一場謝氏回以
昏絕不省人事乳母乂鬟環坐飲泣撫其手足謝氏於昏夢中一陣香風
忽爾擁鼻耳聞瑲瑲之聲俄有青衣女童二人立於面前容皃甚異向
謝氏拱手曰娘娘請矣謝氏慌忙起謝曰娘娘是何人而在何處女童
曰夫人往則知之謝氏隨女童過山後竹林行百餘步則粉壁朱門儼

若王者所居遂入重門則高閣嵬々廣庭肅々綴琉璃而蓋屋錯珊瑚而爲砌燦爛熀煌奪人耳目可知其非烟火世界也女童白夫人乍可留此以待遂引謝氏坐於門東謝氏從門隙而竊視之金節玉旄羅列左右衆樂迭奏拜音寥亮又有彩女數百各奏歌五色神鳥相和而鳴其拜能觧人不平之氣女官導命婦百餘人分隊而坐於階上高褰珠簾大唱鞠躬諸命婦一時四拜 女官引之以次上殿俄而侍女從殿上呼曰謝氏來耶女童曰已邀於此矣遂引謝氏立於階下向娘々拜謁礼畢又呼謝夫人上殿女童又引導從西階陞殿而伏娘々命賜坐々定仰視頂龍鳳冠御風雲之衣秉青玉之圭振明月之佩儀㒵坐白玉床又一夫人坐於傍威儀服色少無差殊命婦等東西分坐年之老少貞之娟媸雖或不同而衣服則彷彿無異礼畢肅謝氏心神竦然坐於末席娘々問曰夫人知我否謝氏俯伏對曰妾是塵世之人何曾拜謁於娘々乎娘々曰夫人能通書史定知余身矣吾是堯之二女舜之二妃也史記所謂娥皇女英楚辭所謂湘君也彼夫人即吾娣妹也謝氏起身叩頭曰人世賤妾每從書史仰慕聖德而已不意今者親謁矣娘々曰今之奉邀非爲他也夫人不惜千金之軀欲

追〻闔之跡其非天意而且夫人以天道爲無心則此天人之聰明有所蔽也豈
不慨然哉敢此邀來爲之開釋要解盡瞭耳謝氏曰娘〻之教至此妾之衷
情庶陳矣妾愚蒙無知只謂上天無私作善者降之福作惡者降之禍
矣以今觀之則大有不然者自古忠臣義士遭讒遇禍者如子胥屈原之
徒言之於悒不及更論而以閨中言之則衛莊姜詩人賢其德孔子記其
書爲後世法則其才德之美爲如何哉而猶且被讒見疎莊公至今憤惋
漢班婕妤事君以礼固辭同輦保身以智願奉太后先儒許美而悼遭
飛燕之妬蘼處長門宮所製之詩能使千秋流涕此非其章〻明效者歟
此皆賢婦烈女之修其德而不能獲天之祐潔其身而反被其禍者古今滔
〻難以盡記而妾本寒微早失嚴父受訓慈母無一可取而劉少師誤聽媒言
爲其家婦備六礼而迎之畫一言而獎之妾之涯分於斯極矣夙夜戒懼庶
無獲罪於家夫矣少師損世家事大謬嗟乎罄南山之竹書妾之罪惡尚
有餘矣決東海之水洗妾汚名亦難滌矣掩面出丈夫之門洒淚舅姑之堂身
一葉於江湖路萬里於瀟湘呼天漢〻叩地〻茫〻生無可敗不死何爲故
將一縷之命欲投萬頃之波以兒女之偏性不無感於天地敢藐無知之

言使娘娘聞之罪合萬死願賜恕諒娘娘聽罷顧左右而微笑乃
正襟謂謝氏曰聞君之言蓋欲效屈原之問天也予且示其槩而言
之吳王之狂悖楚子之昏闇得罪於天欲傾其國則子胥之忠不見信屈原之
賢不見用時也勢也豈天之有所贈於二子乎若使莊公得莊姜之輔則
衛國當成霸業成帝服婕妤之言則漢室可待中興二君庸愚不足以
受天之佑故莊姜踈矣婕妤廢矣此天所以彰四君之罪揚四人之名善惡
之報其可誣乎百鍊不変黃金之堅三冬未凋蒼松之勁雖過千載而名愈
光節愈顯生前之困特一時之厄身後之名乃萬世之榮天理昭昭豈有毫
末之差乎寡人娣妹闈壼弱女窮無所唯生於富貴不驕於夫家謁
其誠孝謹事舅姑上帝嘉之封為此地之神以司天下之陰教座上諸夫人
皆歷代賢婦烈女也御風乘雲聯翩相會講義而論心前世悲歡一場
春夢何足介懷哉此所現之我苟為善天豈負善我苟為惡天豈佑惡況
夫子之事異古人有異列氏素善之家誠意伯之遺澤猶有不盡而必師
忠臣直士翰林愷悌君子惟其知識未周又須經歷許多事務然後方
可以廣其智成其器故天降一時災禍欲使驚動其心堅忍其性待

其改過遷善復使夫人保佑此是天定未可免者夫人何其陋也夫人雖
以身負惡名爲私心所痛而是猶浮雲之過太虛蟾蜍之蝕圓光昌
是爲累哉彼讒害夫人者雖誇一時之得志淫乱奢侈天將厚其惡
惡而降之罪此如蛇虺害人自以爲能虫蛆入糞不知其穢矣夫人來此已久
今可歸矣謝氏曰雖因娘娘之命召暫延晷刻之性命顧此失巢之人孤無
可依之處去則投水已而伏乞娘娘如不嫌陋備置侍女之末娘娘曰夫人他日自
當來會而但時運未及不當留此也南海道人與君有宿世之緣託身於此
以待天時可也謝氏曰妾聞南海在天一涯道路阻絶即無身擇何以致身乎
娘娘曰所導之人在目前不足慮也遂指座上東壁容貌秀美者曰此君所
謂莊姜又指容貌清淡者曰此班婕妤也又指西壁舉止閑雅者曰此曹大
家又指顏色肥黑者曰此梁處士妻孟氏也謝氏起拜曰諸夫人乃妾之平生所
願執鞭者也不意今日得拜面目也四夫人以目答禮而已謝氏拜辭欲出娘
娘曰勉哉勉哉爲善不怠則當五十年後復來此處矣復命兩青衣女童引
去謝氏才下殿階十二緗簾一時齊下其聲錚錚謝氏因以驚悸欠
身轉臥兩人見夫人醒氣大聲呼呼謝氏起坐夕陽在山飛鳥投林矣

夫人倚止道門　群少搆成詩案

謝氏精神稍定娘〻之言歷〻可記茶香尚在口矣乃謂乳母曰余俄間安往耶乳母曰夫人昏絶良久才得蘇醒矣豈有所去之処乎夫人備説夕中之事指山間林卉曰余俄従青衣由彼路而去往来之処今可認矣爾等若疑我言従我而来遂起身従細路而入抵竹林之東則乃有古廟而額曰黄陵廟物色如夕中所睹但殿宇荒涼丹青剥落矣入廟門就殿上而見之皇英二像儼坐於殿上矣謝氏焚香拝祝曰賤妾果蒙娘〻之眷遇多矣此身不死得逢幸會則誓言不忘聖徳矣退坐飢餓甚頗今又難乞食於守廟民家三人同食相謂曰廟前無着足之処何以則好耶此時夕靄乍収月色微明忽有二人自門而入見謝氏一行在於廡下乃曰此是真耶遂近前一是尼姑一是女童問於謝氏曰娘子得非遭乱欲投水而死者歟三人驚曰尼師何以知吾事尼姑慌忙作礼曰吾等乃在洞庭之南君山之上矣適間非夢似夢観音顕聖曰淑女罹説将欲投水爾等急去黄陵廟救護是以軽舸渡水而果遇於此菩薩之言神驗哉謝氏曰吾等瀕死之餘幸遇師傅之救感悖宗深不知所謝而

猥以俗跡托於禪庵有所不安尼姑曰出家之人以慈悲爲心而矜有苦
薩之教娘子何爲此言遂相與扶持而下岸登船女童搖櫓忽有陣香
颷自黃陵廟起瞬息之間已泊於君山矣君山在洞庭湖百里之中一点起亞人
跡不到処也尼姑與謝氏帶月尋徑攀蘿緣藤到庵外庵名卽水月也
幽邃清淨点塵不到三人足繭身疲睡不覺曉尼姑早起洒掃佛殿焚
香扣磬呼謝氏礼拜謝氏與乳母叉鬟沐浴翦爪向佛前礼拜訖視其前
面贊文不覺泫然出涕原來此佛卽畫像十餘年前謝氏所撰白衣像
觀音大師也尼姑怪問曰娘子奈何對佛流涕乎謝氏曰此像所寫之贊卽
吾未笄時所製文也旧跡改觀烏得無悲尼姑大驚曰娘子果是新城謝給
事宅小姐歟吾固疑其音容之甚熟豈意重逢於此地小尼卽當日
乞文者也小姐尚記羽化庵乎謝氏曰飽經禍乱心昏眼暗師不明言何以
認得乳母亦是覺悟相與叙懷妙姬曰其時果奉劉少師先爺之命
受書於娘子少師見之大悅卽定親事小尼欲留觀光而適因師傅
督還故不得已拜辭杜夫人奉菩薩眞像轉往衡山從師参道
殆十年矣師傅亦寂之後無処可依愛此名區遂搆小庵講誦

稅法時瞻仰贊文兒承娘子清音心常耿〻未知娘子何以至此
謝氏垂淚細說一遍前事姬亦泣曰世事翻覆一至於此哉盈虛
氣數莫非前定望夫人勿為介懷後謝氏咏脩竹天寒海波萬里之句喟然
嘆曰庵中物色盡入句中矣偶然作文適出今日之身也萬事前定豈
可人力為哉菩薩則尚抱小童而我之孩兒隣在萬里若使菩薩
有知豈無悲憐之心乎日〻焚香拜祝祈翰林之回心拾兒之再遇妙
姬從容問曰夫人既到此中服色何以為之耶夫人曰余之未此不
淂而已豈有変服之理乎姬曰吾亦知之翰林君子雖信讒言有此
過誤而小尼曾多推筭為夫人占之占畢賀曰八字之中五福具備
今雖有六年之灾過此則福祿無窮榮華長遠娘子毋勉寬抑
毋傷貴体謝氏聽得妙姬之言始覺前日之夢問曰此境有白蘋洲
否妙姬曰洞庭之西有一小島為蘋蘩多生其間花開之時渾如鋪白
故曰白蘋洲也夫人仍說夢中見舅姑所教之言如此〻〻未知其旨
矣妙姬曰時至則可知矣又說路中遇風留宿林家之事仍稱其女子美賢
妙姬曰見小尼之姪女名秋香早失吾味其父取下〻氏為後妻未幾其八

父沒卞氏送秋香於小尼使之出家學道小尼卜其身貧則業袖芳
男子俞之也小劫卞氏养育矣近聞侄女孝誠出天女工且妙云矣謝
氏曰所難得志繼母也年少児女志行如此豈不美哉謝氏及乳母
在庵中凡事其妙姬分勞而又鬻其女童行舟乞粮以供朝夕日
居月諸世緣都忘真所謂天地無家客江湖有髮僧謝氏雖基
下之後故報董清曰異哉安往秦曰聞于村人則云往新城矣使人
探於新城則亦無蹤跡深以爲疑喬氏謂翰林曰謝氏隨人遠奔果
是淫女也給児既出其腹則反如其母之悪且謝氏有私人久矣若留比
児貽辱於祖先矣翰林曰自古或有母悪而子賢者給児骨格洽似先
君而亦其我相類豈有狐疑於其間哉翰林恐喬氏不利於子留意保
護故終不得害焉喬氏巧言令色蠱惑翰林採弄掌握惟恐讒行
爲奴僕之所泄日加酷刑作威鉗制家人戰慄莫敢正視由是益無忌憚
翰林入直之夜則只率臈梅寢於百子堂招入董清偃然同宿家人
無不切齒而慴威莫敢言矣一日天子齋居西苑翰林亦隨齋
適皇后不豫諸臣不得出矣罷齋還家時値昧爽矣喬氏

與董清宿於外堂矣侍婢等欲蔟之告於翰林曰夫人在昔
子堂矣喬氏知翰林之來急送董清忙入內堂則翰林已至
於堂上矣問曰百子堂久不修掃棄此宿彼何也喬氏曰猶宿內堂
則又有惡夢歷啟徙徙出宿於外堂矣翰林曰斯言是矣余亦近來多兆
甚煩出宿外堂則不然夫人之言又如此極爲怪訝當招卜者問之是時
嚴嵩爲丞相以仙鬼之說迎合上意天子以祈禱爲事不顧政事諫
議大夫裴端極諫上大怒免爲士伍翰林上疏救解之上下詔曰大小臣僚
有敢論天祈之事者論以重罪翰林惶恐稱病不出親故多來見者
一日朝天館陶真人來見翰林翰林從容問曰近間多兆不吉恐有妖氣
耳引入內堂使之察氣象真人四顧曰果有妖孽之氣而不至大段矣
令人毁寢室及房壁得木人十餘翰林大驚曰是何物也真人曰此是
害人之物也相公府中侍女輩欲專寵爲此狀耳此物能奪人精氣
之神駭駭然入於脊藏中燒之則無事矣即取火焚之仍謂曰相公眉間
有畏氣家運亦似不吉語云至人棄家相公若避災攘禍慎言謹行則
可保無虞矣翰林謝送之心下想道前月此夜出之謝氏之手今則謝氏

已去房舍新修而本人尤多居中又有妖人尚在彼宅謝氏之黙無究
郎原來喬氏用李十娘之術埋此木人欲掩外堂之私奔假称内寝之凶
夢致令翰林懷疑發其凶謀豈非天誘其衷耶翰林雖不知喬氏
之所爲而既燒積年妖穢之物更还旧日清明之氣收拾前日精神坐
想四五年間顛狂之事依俙若夕初覺如病頓蘇惕然驚悔油
然感悟終日隱几徒作咄々之歎忽報人來自成都傳致杜夫人書蓋
未知謝氏之見出眷意勉戒之辭書云
老叔母寄賢侄延壽其君相别幾度日月僻在遐夐京洛杳茫只自
夢想而已噫爲人臣而欲事君則當盡其忠節而已爲人子而欲継
先則毋改其父道而已賢侄承祖先之緒讀聖賢之書不待老身
之戒飭而亦知齊家之道矣嗚呼謝氏之賢德先兄知之而君獨不知
謝氏之至行先兄敬之而君獨不敬既以凶穢之事變之於瑞懿之
身又以淫乱之行疑之於貞淑之人是不及先兄遠矣豈其継志述
事之道乎先兄臨歿之時以君托於老身々々不能体先兄之意
不足々匡賢侄之心一言一事皆反先兄他日何顔敢拜先兄於

地下乎君之所爱吾亦爱之君之所好吾亦好之而已至於淑
慝之别不可不嚴賢邪之分不可不謹謝氏如為喬氏云云
如為謝氏吾當取喬作謝矣何彼此而有分别乎老身只有公心
而已非如君溺愛㴱私者也唯君毋忘别時之言使謝氏全其清節
不負先兄之意是所望也云云
翰林見畢乃曰輕忽謝氏余有三罪謝氏之幽閉先人所許而埋凶
之事變涉曖昧則不當疑而疑也玉環之事他物亦多而歸為刻
家之給不當罪而罪也惟慮後嗣動吾取妾而掌珠之変春芳不
服不當出而出也惜乎吾陷奸人之述而不悟也此想彼度心甚不安
喬氏本驕慧之物也豈不察機微哉大以為惧言於董清ゝ曰吾為
人之事家人無不知之徒以畏威不敢發矣翰林之意一變則謂夫人
者雲集吾兩人不知死所矣喬氏曰勢已至此何以則好耶清曰人既負
我ゝ亦負人潛投毒藥以害翰林吾兩人即為夫婦 吾亦不如耶喬
氏沉吟良久曰此言雖合吾意若不成則大禍立至不為萬全之計
也時翰林別入出去喬氏在書堂與媒董清計議清偶於案上得

一小紙即翰林所製詩也取而觀之詩曰

古人誇誕後人咍　天上書同明主降
鑑戒昭昭盍念哉　水中盃爲佞臣來
朝無正士治還乱　惟願至尊調玉燭
敢不君心瑞亦災　從教人物上春臺

清數遍看閲喜動顏色謂喬氏曰吾北輩百年好緣在此矣喬氏怡問曰何謂也清曰天子下詔有所犯祈禱議訕者當用重罪矣翰林此詩嘆時作而大談祈禱此嚴承相於妖臣吾今將此詩往告承相則又奏天子以法繩之吾兩人何難乎同居百年乎喬氏大悅曰前日之計殆哉難行令假人之手而除之是甚快事也

大舡謫琵琶　甘露洗齋瀟

是時董清袖其詩直造嚴承相府中謂閽曰有秘密事欲謁老爺閽者入告承相々々即招入而問曰君是何人來有何意清曰小生即翰林劉延壽門客久居其家常聞其論則每有構害相公之意小生每惡其行雖欲抽身而出自爾未果昨日延壽醉語小生曰嚴

集以曲答何甚以邪說導君郎今之事無異宋徽宗時吾乞
雖未能格王正事當賦一詩以表余意遂作此時而書之小生聞何
句有深意乎對曰此詩繫論天書玉杯以嚴崇比之奸臣云矣小生忠
之事若發泄則又連累於小生不勝畏惧潛竊此詩以献叔相欲免已
罪耳崇覽之果有天書玉杯等語因冷笑曰剡溪父子獨不服於我矣
此兒欲死耶留情於衣袖書入闕請見天子〻〻引見遂奏曰近來紀綱
解弛法令頹廢年少新進不畏國法良可寒心陛下方立新令而翰
林編修剡延壽敢以王欽若之天書新垣平之玉盃賦得一詩謗訕朝
廷上譏聖主下辱大臣此大不敬也當以極刑処之因跪進其詩上震
怒下延壽於廷尉將按法殺之太子舊事徐昇聞之入朝奏曰聖
主欲殺延臣朝廷不知其罪請下其詩天子示之曰延壽敢以天書玉
盃譏訕奸人其罪不可殺耶昇曰此文字乃詩人之所多用者譏時
之言亦不明白漢文帝宋真宗皆太平聖君也延壽之罪豈至於
死哉上聞奏天怒小霽崇曰朝議如此當流竄於遠地矣上從之嚴
崇屬法官配延壽於韋州清問曰延壽謗訕承相而胡為不殺嚴崇

曰會有赦者不日當得而牽州多府羅水土甚惡此人還則
無生還殺人以抵其罪何以異哉清大悅翰林聞奇舉家惶惶同極
而喬氏詐為痛哭翰林將啓程喬氏與侍婢出送城外痛哭曰
妾豈忍獨往家顧隨後從以當死生矣翰林曰今去險路之地
萬無全生之理奉祀先世养育兩兒都係於夫人之手夫人固當勖
家事可托於誰乎又曰檢兒雖是婢母之子即吾血屬且為人壽
順為我撫育得以成人則余雖死瞑目矣喬氏泣曰相公之子即妾
之子也何異於鳳雛乎翰林称謝翰林出獄之時有人語董清
事故已知矣問于家人曰胡不見董生乎家人曰出去已三四日矣
翰林始覺為董清誣所更不聞之只、聳家僮數人從南方而
去向韋州清是後自称嚴家謀客曲事盡誠崇自以為得人薦
為陳留令清夜到刘家密見喬氏、、幸翰林之遠謫喜董生之
得官相對称賀歡既倍常清約與喬氏潜會河間借往陳留喬氏
許諾語家中婢僕曰婦在河間睽離已久而近聞病重欲
與相見當往視來矣只率心腹臘梅雪梅等四五人及猝

鳳兩兒而去留拴兒乳母及他婢僕使之守家拾兒乳母不
忍與兒相離亦欲隨去翹氏叱退曰不久當還汝去何為尽
齋金珠輕裝赴河間誰能禁止乎發行數日抵于滹沱河獵方穿
艇舩總翹氏呼雪梅曰汝將此兒投諸水中是乃禍根今若不除吾
汝其殆矣雪梅抱往幽處將欲投水忽然感動曰謝夫人深恩厚
澤如彼江水而吾與翹氏同謀既誣其母又殺其子則天又厭之我
何安乎遂潛奔芦葦中還報曰始投水中忽出忽没已而不見蹤
跡矣翹氏曰幸除我心腹之患矣將到河間清已辭朝而來備
一縣之威仪留待矣清見翹氏大悅並舟向陳留而去清新得管
又奪取翹氏得到家財物以潤囊橐意氣揚已自以為雖范蠡之
載西施浮五湖未足喻此盛備酒饌相對尽歡清自彈琵琶翹氏舞
霓裳羽衣之曲以助其興清執翹氏之手曰可笑哉劉延壽作一縣使
我得高官讓絶代之美人與我作配而遭毒之地渠一空殼安能支
保乎翹氏笑曰是君之洪福此後晝夜相對誰忌誰禁乎翰林
行之半年十生九死才到謫所山川絶險風土殊異大颶撼屋毒每

靈謾天非人所居之処也留之未幾病於水土日漸危篤既乏醫藥之路且無救護之人委頓床席唯待命尽自嘆曰微董生之虐我豈至此謝氏初言董清非正人勿可近我不聽其言自取禍網誰怨誰咎有死已而以今思之謝氏有知人之鑑而我迷不知有防微之智而我昏不覺他日何顏敢拜 先公仰屋長吁流涕滿面病日益劇將不復起一日夜夢有白衣人携壺而來曰相公病勢殆矣飲此露則可瘳矣輸林曰夫人是誰願念至此答曰吾在洞庭君山矣後日當自知之遂置壺於庭中而去輸林覺而異之莫知其兆矣翌朝奴僕掃庭譁然相告曰異哉：：水湧於地上矣輸林扶脊而起見之則正是夢中置壺之処也水清味甘試飲一杯則神氣頓爽如吸甘露瘴癘之毒雲散冰解四肢輕快顏色如舊見者莫不驚訝輸林因築石為井雖旱不渴數十里外居人爭來汲取章井一境永無疾疢因為善地後人名曰學士泉董清與喬氏赴任之後專以貪汚為事浚民膏澤奪人財寶專為肥己事崇猶不知足更乞於崇曰小生竭誠而邑小無

產不得如意倘卑南方產貨之邑則庶暴誠惆矣崇乃言
上曰陳留令董清本以文學兼有才局宜用罷擢上然之未幾
桂林太守有闕崇以為桂林南方巨邑金銀淵藪而商賈之所會處
也遂以清為桂林太守清與喬氏相賀卜日赴任所而去焉

使君載妖女　貴客逢故人

是時天子冊封皇太子大赦天下列翰林亦蒙恩宥將欲故鄉而
翰林素是京師之人嚴崇方用事矣不欲入京先世田土在武昌故擬
往其地以終餘年收拾行李屢日跋涉至于長沙之境時值春夏
之交日氣漸熱行役甚困思欲小憩下馬林間班荊而坐心下想
道神明所助遂歸田里率來家屬起陳荒之田釣江湖之魚終為
聖代之閑民則豈不快哉纔見執杖擁旗者自此而來呵導前行
人皆避之翰林亦隱身林下而窺見有一官人白馬金鞍趨從如雲
詳細視之則乃董清也翰林驚駭反覆思之曰這漢那得高官
乎視其行色非刺史則太守也這漢攀于於嚴崇又因緣得路得
此非分之職耶已有何道尊之鮮又見侍女十餘人皆錦衣雕衛香車而

來光彩照目香風吹來翰林漸遠待其過去從大路而行入店飲
酒忽見對門家有一娘作入作出頻頻注目來拜曰相公何以在此翰
林視之乃雪梅也大驚問曰余蒙恩宥將赦于世而汝從何處來
耶家中老少皆平安否對曰何可一口盡言乎老爺得見俄者過去
行次否曰見之矣未知董清得為何官而此則姑舍夫人與兩公子
無恙耶雪梅曰第二行次知其誰耶翰林曰知是董清之內眷而
予豈知其誰某乎雪梅曰董太守之內眷即喬夫人也小婢亦陪往而
適爲落馬將欲更衣暫入於此矣豈料拜老爺於千萬夢寐之外
耶翰林驚愕惝怳良久如癡曰世間豈有是事乎汝須細傳其由
雪梅曰小婢亦有欺天背主之罪矣伏乞相公寬假使之直陳無隱翰
林曰已往之事不及追論但願明言以釋我疑雪梅曰謝夫人待婢僕如
赤子而鵑梅誤聽喬氏之言如此〻〻使妾偷出玉環如此〻〻使謝夫人
被誣殺珠掌使夫人見黜鵑梅之罪最爲貫盈而小婢亦被貧迫
終作誣證婢之負犯萬死猶輕喬氏與董太守私奸已久家人
無不詳知而畏死不告相公此則婢輩之不忠也埋凶之後出

於喬氏而李十娘主之假書之謀出於喬氏而董太守寫之潛
偷相公之詩以挑嚴丞相之怒董太守之奸計而喬氏之所贊也
此其大略餘不可悉相公發程未久董清回報得官喬氏盡取財寶自
從董清謝夫人日用之器皿盡斂喬氏之行橐吾相公世傳之婢僕及供
董生之使役婢雖賤物未嘗見如此悖亂之事也喬氏私董清之後嫉
妬滋甚侍婢出入於前則輒施淫刑百端恐喝婢亦難保如縷之命
而將不知死所矣出示臂上炮烙之痕曰去慈母斂席穴是誰之咎翰
林曰今兒在何處雪梅曰喬氏率公子至滹沱河使妾投之江水妾不忍潛
置蘆葦之中而庶或先老爺未昧之靈有所默佑則有人收而養之
耳翰林大呼氣塞久而乃甦曰今兒若生面則乃恩人前日之過何足
論乎然道路棄兒餓死丁寧及不免牛羊之蹴鳥鳶之餌矣仍哽咽不
能語雪梅告曰喬氏與董清皆我仇誓而相公遠在無處控訴畏威抱
着矣今則天時已回幸值相公伏乞相公帶小婢而去毋令更辱於
讐人矣翰林曰汝言是矣然我與董清相值道中雖隱避不見喬女
所率婢僕太半吾家人渠輩或睹我似形則豈不識舊主若或語泄

喬女與清爲生謀害之計豈不殆哉汝須追去使絕其疑可也吾郎
生还日後豈無善処之道乎雪梅出去旋即入告曰倉卒之中未告一
說耳昨過岳州偶聽人語則有一宰相夫人欲往長沙投水而死或慮
謝夫人欲往杜推官任所未及得達而死矣又聞杜推官已还京師
云或向他処未知其詳而既有所聞故敢此仰告言訖出去即時喬氏
正疑雪梅之久不来日昏始至問其所以答曰落傷殊甚痛苦不能速
来矣喬氏性本多疑猶不聽信使人密問焉卒〻曰入店之時遇一行
人與語而来遲故耳又問曰行人云誰耶答曰問乎從者則謫还劉翰
林云矣喬氏問其形容行色知其翰林與清說之清大驚曰余料此漢
必爲南方之鬼矣至今生存蒙宥而还他日得志豈肯置我乎急發健
壯軍五七人分付曰爾等從大路追及如此〻〻衆人聽令而去雪梅始從
臈梅以助其悪仍爲喬氏心腹而不無危心且董賊淫穢喬氏妬忌日甚
雪臈兩婢以多而猶且凌辱常欲害之雪梅悔其前事含怨度日矣
及遇旧主開懐尽說而見喬氏董清之相議自知不免遂自刎而死喬氏果
欲殺之訪之則已死矣翰林沿路而行低頭自歎曰余昏愚迷信

誤出賢罪積惡盈身危家破上不奉先祀下不保妻子非徒
爲萬古愚夫寔不免一世之罪人也夫婦之義已絶父子之情無
賴罪犯倫紀生亦何爲到岳州盤桓於洲渚問謝氏消息無所知者雖
或有酬酢之言亦不詳細翰林又絶痛泝江村漢舍無不採問而莫不真
的有一人言曰向者五六年前果有京師宰相家眷騎商人之船住於懷沙
亭下矣往問之翰林大喜即往問之則村人齊云果於某年月日間有
有一白衣夫人率老婢叉鬟乘舟到此登亭遊玩因往他處矣又有一女子
曰其夫人行色慘惔哭拜感人聞其時溺死云矣翰林聽罷肝膈欲裂
哀淚泉湧欲尋遺跡登亭周覽楚之水吳山猿嘯鵑啼而已彷徨上
下詠吟古今忽有白斷蓉桂而書曰某年月日謝氏貞玉溺水而死
翰林大呼昏絶仆地從者救護而起哭不絶拜以手叩地曰謝夫人至此
者延壽之罪也吾何以擡頭見天舉目對人乎雖鑽地而入投江而死何
足以贖罪塞責乎臨江彷徨放聲大哭波水嗚咽日色慘惔山日合而
江風而悽村烟起而汀雲愁湘靈鼓瑟之音聞矣洛妃凌波之步杳矣

枕餘以明日買酒果而賞之呼燈動筆欲首旁話而悲悵處所
衆泼濕紙從者困睡展轉無寐忽聞人聲諠譁翰林大驚開戶
視之則一隊盜徒或負杖或提刀殺入大呼曰刘延壽莫逃翰林大驚
未及喚起從者蹴開北窓挺身躍出不分東西顛倒疾走忽忽如
脫籠之鳥遑遑若漏網之魚才到百餘步回顧則火光漸近追趕
甚急望之則前有大江而路窮若非身具羽翼莫能避正在
蒼黃之際忽聞賊徒相謂曰延壽及匿於江畔渠何能昇天
而入地乎搜覓則可得矣把火漸近翰林佇天嘆曰余豈料死於
此地寧葬於魚腹直走江頭忽聞風便有人語翰林心語曰江上或
有漁舟耶遂趋向渡以月色如晝果有一隻小艇泊於磯頭兩人坐船
頭手弄滄波口吟其詩曰

綠水明秋月　南湖採白蘋　荷花嬌欲語　愁殺蕩舟人

又有一女子和之曰

江南春已暮　汀洲採白蘋　洞庭有歸客　瀟湘逢故人

吟罷兩人對坐意氣安閑原來謝夫人自夢中聞舅姑頻洲

濟人之說着任心上未武敢怠而不知所濟者何人也荏苒之間已過六年時又四月之望謝氏言於尼姑曰舅姑夢中之教分明而以年計之則數已至矣以考月之則時且過矣欲赴望日試往於頻洲尼姑曰小尼亦於前宵得一夢觀音顯聖曰謝夫人夢中之言汝亦聞之乎劉翰林尼曾未尽奇禍又迫汝若不救則負吾甘液救病之意也望月將圓時不可失月滿之期非望而何夫人既承大師之教小尼又奉菩薩之命事已定矣今復何疑即與謝夫人及女童叔舟於此待之久矣翰林急呼曰女娘救我救我尼姑自船窓出來謂女童曰須速泊舟載彼相公翰林慌忙上船曰有賊追後須即離船遂急離船之際賊群已到大叫曰須回彼船若不然則尽殺爾等女童不答撑舟而去賊衆曰彼乃殺人者也桂林府董太守送吾等使之捕捉爾若捉付則當有厚賞若不然則太守亦拿致爾等與賊同罪矣翰林方知其董清所爲尤不勝憤乃謂尼姑曰彼皆詐言我是劉翰林彼則強盜也女子謂衆人曰爾們皆悖逆之徒也吾豈信聽乎衆賊咆哮大喝曰汝等幺麽女子敢拒官令將欲何之女子不答大群擊楫

所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歌竟
搖櫓行舡如飛已在中流衆賊知不可及盡散而去時曉月西傾瑞旭
東上舟已泊於君山矣翰林方寸少定拜謝尼姑曰師傅不知何許
人而救活劉延壽性命乎尼姑扶而起曰相公毋用俯謝速入蓬窓與
故人相見翰林不知其所謂忽聞蓬窓隱隱女子哭聲耳

奸人惡積身斃　天道否極泰來

翰林近蓬窓忽有一夫人以素服出來迎翰林拜伏於是睹色朦朧
之中不見其形只聞其聲則恰是謝夫人也翰林癡疑交集神魂怳
惚一場大哭始問夫人耶鬼耶真耶夢耶吾知料死不能料生豈
意得見於此地耶夫人收淚對曰負累餘生不自死滅至今存活復
拜尊顔感愧深甚未知相公緣何至此翰林曰無信無義之人惊慙
與夫人相對而聖人猶許改過夫人幸須寛假聽此延壽滿腔之懷仍
將謝氏被讒離家之事及雪梅長沙路上之言細說一遍因言喬氏與
李巫咀呪之事臘梅教董清造書之語謝氏曰家有變亂而
妾則不知矣翰林又說喬女與雪梅偷出玉環之事教冷蔡

詐逞凶書之言夫人曰相公不言則妾寃雖雪又道董淸
指嗾臘梅壓殺掌珠之言偷出詩篇搆成罪案之事夫人
曰相公之遭禍無異妾身妾在外處茫然不知豈不痛哉又說喬女
盡取家財隨往董淸夫人不答又說喬女墜潭沉河沉屍撿見之
事夫人大哭翰林亦哭又道雪梅潛置芦葦之中語仍曰天或助之
幸不死矣夫人曰雪梅之言恐難取信縱免沉水性命及不保矣言訖
痛哭仆地翰林曰昨到懷沙亭獲見寫柱之書決知夫人之投水欲
奠設以表微誠猝遇董淸所送凶徒蒼黃脫身盡失童僕不料
死所得賴夫人之救夫人何以知此身之危而泊舟待之懷沙亭所書
亦何故耶謝氏曰欲說往事徒增傷感而旣承盛問請述其槩嘗
在墓下陷於奸謀幾不能保餘生而夢謁舅姑獲得明敎避禍
南方托跡碑菴今日泊舟以濟相公皆舅姑之所敎而尼師之所助也
苟然妾不免奸賊之謀而亦何以見今日乎懷沙亭題柱從死自
分而荷此尼姑之救得免魚腹之葬自訣之書來此之時緣忙未
除耳豈知入於相公之眼哉翰林顧謂妙姬曰尼師原是羽化

庵妙姫而阻信已久則從不諧矣亦我兩人之緣尼師緣絲今我兩人
之命尼師救活死地相逢斷絃復續將何以報尼師之恩姚姫曰
是皆由於相公及夫人洪福天高地厚也此身何功焉然此非說
話之地請往小庵從容談話也可遂下船上庵洒掃客堂而处之乳母
又驚亦出拜翰林而泣翰林謂夫人曰吾雖得脫死地而家已亾矣
身已辱矣將赴武昌欲販新蕩田小盛家道陪來家廟開門省
慰讀書補過夫人若不念舊惡終不相棄今可同行否謝氏斂衽
曰相公如不棄妾妾豈敢棄相公乎妾之托在此处不得已也相公方
在困頓之中妾亦豈無契濶之心哉第昔者離家之時既會宗
族而告祀堂矣今若復入豈可無節次乎妾非敢紀念前事而
女子從人最是大節既出復入亦係變礼何可苟哉翰林曰吾未及
思之耳且夫人之言正合於礼余當先去奉家廟ヨ尋兒更來備礼
迎夫人矣夫人曰相公之言是矣第念相公一身單孑無依董賊之邑
去武昌不遠若知相公之在彼又復遣凶徒以害之豈不危哉
奉安祠宇完聚夫婦雖是急務而妾意則不如姑變名

姪使人不知以觀前頭事勢而処之可也翰林曰夫人之言誠如
金石余當從之但董清才陶桂林及不輕遁去夫人曰天道循
環事機多変善悪之報不爽奸如喬女悪似董賊者安有不敗之
理哉相公姑待之翰林曰諾相與叙旧翰林曰曾在謫所重患水土之疾
夢遇君山神人賜以甘水沉痾去体幸得不死今日又逢夫人豈不
異哉夫人曰此及観音之神助也共就法殿焚香礼拜是日翰林
歸宿外堂明日妙姫具船送於岳州翰林與夫人揮淚而別到岳
州乗舟到武昌相失奴僕亦皆来會矣得見翰林欢喜踴躍原
来賊衆失翰林故報董清々與喬氏大惧相議曰吾與延壽勢不兩
立吾又殺之以除他日之憂矣更令窮尋去処則渠則赴任於桂林時
冷蔡在京都博飲尽失家産窮無所故逆投桂林依於董清々
甚喜留為心腹凡年利肥己之事無不與之同議錙銖不遺毫分
是析富貴之家搆成罪案而殺之籍其家産往来之商以法害
之而没其財貨毒流一方害及陰州民視之如毒蛇猛虎而以其與
嚴天閣為表裡作威作福勢焰熾盛莫敢誰何喬氏則有未幾

鳳雛病死可知天報之明亡也鵬抱受胎於董清喬氏猜嫉如讒衷
清之在外以布倚壓殺之詭言病斃清莫知其殺死矣桂林大邑
也文簿若干詞訟甚煩所屬列邑有事輒巡清在府之日無幾
冷蓁遂通喬氏偃然同枕正若劉翰林家其董清交通而無所顧
忌出爾反爾真此之謂也清終不得翰林蹤跡心不自安坐如針氈
益加誠心諂事嚴崇辦得十萬金五萬銀錦千疋寶貝等物使冷
蓁以賀嚴承相之昨日冷蓁及到京師天子以神鬼無驗大悟嚴
承相之欺君削奪官職放歸田里籍沒家貲蓁大驚思想董清
貪贜之罪在法當誅而畏嚴崇之勢不敢蔽口今則氷山已消
社鼠何倚董清亦將不久矣今不如從中用計坐收漁人之利即
詣闕下上言曰臣本北方之人有幹事南頃過桂林見太守董清不
公不法逞凶逞惡貪財害民雖不干臣不勝憤惋敢替怨民陳其
罪惡遂条列董清付托柯奸竊取官祿刼掠商賈剥害生灵集
聚凶徒作為豪丁將欲不軌之謀十二条目上之天子震怒乃下
其奏於朝廷時徐鼎為承相朝議如一遂捕董清遠獄詔下

湖南府處得案狀與冷泰所奏一般嚴崇已屢誆供救護
董清雖有億萬之財眞逃三尺之誅斬於市二人皆吐上官籍其
財黃金十萬鎰白金五十萬及其他珠玉錦繡之物不可勝計而妻妾
奴婢自官斥賣冷泰納俬於隱賞敷喬氏往於京師恐露奸跡遂其
喬氏將向山東喬氏雖遭一場禍敗得隨冷泰本其所願且有隨身財貨
箱有冷泰所得金銀寶貝兩人心甚快牽雇車載之過東昌府境
喬氏驅馳困憊與冷泰暫憩酒店買肉飲酒兩況人醉睡倒車夫
鄭大素是賊黨見其行資甚富流涎久之是夜乘其醉睡盡奪
財寶而走兩人醒後始覺褰囊而已赤手難措糊口無計乃留寄
蹤未得捉影焉一日天子御朝語及牧治民之事因問左右曰須見董
清罪狀眞是國賊初因何人而薦進乎丞相徐昇奏曰董清初不知
何許人而嚴崇爲陳留令矣其後稱有治績又爲桂林太守矣上曰
余今思之嚴崇果是小人所薦者皆邪人所斥者皆賢人郎尚崇
爲山陽令洪所薦百餘人擢用所斥者以前錄議大夫裴瑞爲中丞箇
山西巡察使諭林兩參劉延壽爲吏部侍郎成都尹杜億等十餘人

皆隨京職且飭利部設利卑人謂稍事之子希環已陝孝假身妻伯
家而家道稍康初因謝夫人婢子知其往托於長沙矣旋聞杜推官移
拜成道欲走報於夫人而啓程已久云萱謂往長沙隨去成都而已寃
未知中途狼貝歷盡艱苦也今雖以後音信阻絕不忘情義概花
已黃無萱赴科時欲雇舟入蜀問其存沒偶聞杜太守已為順天府
尹量其入京在近遂不行以待杜夫之來餓而科期漸近謝生才覲三
場而出則杜夫人行次已到矣謝生往見問妹兄之消息則府尹垂淚
曰謝兄未聞令姐之奇耶小弟在長沙之時令姐果作南行將欲依我
而令姐未到長沙小弟移拜成都令姐路窮投於江水適有何人救
去云而不知去処其後聞舟人等語送人尋覓而消息茫然且於上年
得聞湘人語則劉兄自謫所来到湘江得見令姐身上所寫痛其
溺死將欲設奠其夜為賊黨所追不知去処云此又是劉兄而朝廷
令方以吏部侍郎召之莫知存沒矣謝生聞之大哭曰若然則吾姐
劉兄性命及不保矣府尹又曰湘人或多言不死謝兄須勿過
哀更加尋問可也謝生然之將欲尋訪矣料榜及出生得占甲

科郎拜江西學官江西去長沙不遠生不以登第為喜以為妹
夫為年遊挈家赴任焉是時劉翰林避董清之禍蔽蹤改
名自称儒人課僕力農資其衣食送人君山供給夫人一日家僮自君
山來報曰小的過岳州偶見揭榜書相公姓名訪其去処小的密問
其故則人皆曰劉翰林今拜吏部自朝廷馹召於謫所則既已為
赦此故矣是以揭榜探探云矣翰林商量曰嚴崇尚在朝廷柄則此
戒及不到矣郎就武昌府投刺於太守太守大驚忙出迎拜曰聞老爺
拜吏部自朝廷召之云先生從何到此耶仍言朝廷事翰林聞嚴崇
迁南蛮董清斬于市郎寫一封書送于謝夫人傳其得拜吏部之
言且曰董賊已死嚴奸已竄方今朝廷雖無小人自以瑕釁之蹤
難叨清顯之職乞補南方一小郡當相迎矣侍郎不敢久留兼程向京
沿路送迎而乃抵江西地方則學官迎接投呈公状視其姓名則乃謝
慶安也初不詳其誰某及其相見也未叙言頭學官淚已沾腮侍郎
惟問曰曾無一面緣何悲慽學官曰一別姐姐死生莫知今拜尊顔

罪今姐與君相對慙悪何言參官尤切感感曰姐見心事今雖暴恭
白姐姐去処無路得知不勝憐惜侍郎曰賢弟不知姐姐之所在耶
仍將前後說細一遍學官一任喜悅謝曰人雖有過改之則善妹兄
初雖溺於奸人　自反於善道可洗前日之尤也學官陪餞侍郎郎
修一書傳信於謝氏官人到君山呈書于夫人夫人拆見書曰
舍弟江西學官慶安上書于妹氏座下竊伏聞否極泰來天道之
常禍消福發人事之恒何幸天道淳於今日人事亨於吾家豈非
數具時者在於其間乎噫亂之音尚忍言哉妹氏始向長沙弟不
不得遂之流落湘江弟不得救之孔懷之情果安在哉嗚呼飄蕩江湖
栖泊無所飢寒路岐性命難保妹氏全一卿於顛沛之際得一生於險阻
之中豈非戶門之光生靈之助耶妹氏投困海外始因杜兄而脊之来侍
君山旋遇妹兄而知之喜甚而不知其喜悲極而不知其悲悲喜喜難指
弟方寸而道也弟藉祖宗之餘慶荷妹氏之遠念假竊科名佐職江西
而不以弟之一官為喜而唯以得聞妹氏之安寧為一家之祐不
知所以為心也妹兄亦復清顯之職上奉祖先下係宗子可以期矣

豈不為妹氏之殃福耶請由上官將修問候之札而先以尺素
替伸滿腔之懷顧妹氏千萬保重不勝幸甚
夫人覽畢悲哀滿腔昏倒不省久乃定神氣仍修札回送其書云
噫人之所重者死生而忘之已久人之所同者禍福而任之既多更無關
事攪此心腸惟有一念未嘗不懸於弟而湖水接天人跡隔世一字書信
無由相通日月流邁禍已閱而尚不得一哭於靈几前以洩終天之
痛自愧人理絕滅縷命支保乃者賢弟一札遠及世外披玩慰豁
奚啻當一面耶况且揚雲路展布志氣先人遺緒能不墜地人生
大慶孰過於此嗚呼板輿之奉榮莫大焉專城之供養足至也而風
樹不傳榮養莫逮哀痛之情君我一般矣向來危禍之慘顛躋之
困言之氣新語之哽咽欲不提起慽我弟心官事有暇撥忙一来心緒
錯莫不知所言云
是時刘侍郎重入天門肅謝恩除天子特垂寵獎深悔見欺於奸人
侍郎叩頭曰聖恩如天粉骨難酬臣本庸蹤且經禍亂顧念自量有難
雖其戍頑將以朔一縣治撫吏民欲效國恩之萬一上允諾曰卿意鋭朕

雖強迫亦欲試治民之才將降勅延壽爲江西布政司觀察江西州縣侍郎謝恩來尋舊宅塵埃堆積於中堂草木蕪沒於祠前墻垣頹圮庭除荒涼無復前日繁華之事矣奴僕散盡無餘只餘矜兒乳母等數人自破屋中出拜伏地呼哭曰今月何日乃有是耶侍郎入謁祖先祠堂即往拜於杜夫人夫人扶而泣曰七年之間人事屢變聚散無常榮枯有數言之無益而衰朽之身迄今猶存復見賢姪於久闊之餘矣侍郎曰叔母頻年辛苦於道路而顏貌不減於疇昔足以慰下懷矣小姪一不肖孤負聖教無罪之妻速亡家之禍今拜叔母更有何言荷聖主之恩而萬死生還賴祖宗之靈而夫婦重逢是豈望之所及哉姪方改心易慮昨措悔過伏願叔母不責前過曲賜矜恤焉杜夫人驚喜曰誠如汝言謝氏果無恙耶賢姪既有悔心余何追咎第未知執迷之見何以能改而送之妻何以重逢耶侍郎具其首尾細告夫人夫人揮淚曰悲夫賢婦喫盡許多苦矣劉謝宗族并皆來賀侍郎萬事關心不能久留奉別杜夫人陪奉祠宇即向江西赴任謝

縣學官亦是管下逢迎侍郞言曰姐〻之行不宜徐緩姊兄之婢
弟當陪行侍郞曰余亦欲與賢弟同往而守土之臣不敢越境賢弟須
先去陪來余當出境迎之於是謝學官裝船浮江而去侍郞亦寄書於
夫人且贈金銀彩段於妙姬以謝其恩謝縣學官行到君山夫人見縣學官
兄弟相離七載于此死生苦樂邈不相知兒童變成朝士夫人喜幸之心非
但邂逅而已相扶痛哭不知所言夫人見布政書知為延都方伯而縣學官
亦其管下尤以為幸縣學官向妙姬款〻稱謝侍郞所送金銀及自家
禮物以表其誠妙姬曰此無非兩相公及夫人洪福亦天地之所賜神之所
祐小妃有何功德敢當厚禮辱賜之物却之不謹敬用佛事為兩公及夫
人祝千壽萬福矣於是縣學官留外處習朝夫人發行妙姬及女童下
山相送舊溪而別各稱保重焉行到江西之境刘布政已出待於境
上矣雲帆彩幕照曜於江水玉節紅旗掩映於汀洲兩舡相近侍婢
獻新衣裳於夫人夫人始脫素服披着華衣與布政相會人間之樂
極矣天道之無信矣衆妓擁道各奏其樂笙簫喧天鼓樂動地至府中
上廟宇祇謁祖宗布政作祭文曰告更延謝氏之意辭意悲切聞者

動容隨流其文曰

不肖孫江西布政觀察使延壽越宿齋沐敢昭告于祖宗之靈伏以天倫昭〻其昌有五君子修齊宗資內輔剛柔交濟內外分主敬祖敬宗事父事母承道用成人紀克樹托始造端陰陽斯普曰維謝氏系出舜譜操行以禮飭躬以矩早詠桃夭逮事椿府誠孝有光辞氏無忤奉我蘋蘩責我門户孝壽介潔孟光貧寠是為令德以無嘉祐偏荷眷遇數受獎詡奄遭凶變惧其共尊上敬恰不慈恩義有愆子宗不肖處塵粗脫蓄那勝盡於媚嫵以賤加尊簧言頻誠迨夫夢熊寄布禍胎怙寵益恣是詐是舞陰結妖巫潛和奸豎為牙為爪若翼若羽謀凶竊佩變慘瘞蠱自賊天倫腧戕激怒徒信讒辟眞下市虎嵓陜太遭錐悔曷補致令糟糠飄泊湘浦母全其節子失其乳大海高浪苦竹夜雨哭舜衆〻孤蹤踽〻困依江渚飢托廊廡志決沉淵名表書桂轉依禪門填危為伍蹤跡阻險生理殆絕微我之故曷懼此苦噫吁小子亦被慢侮生於詩荼終貧椹斧行吟楚澤攬彼猶莽風土偏性庳癘成痼身飄諸藥

命危纓絲陰崖死葬忽姉陽照賦鵬如買鮮網同湯顛陪羆
膝于水之漸人於閘閩衆笑檻樓薄言稅駕于彼村塢餘禍又
熾道逢賊虜群凶鼓吻瘕僕戟般夜色蒼蒼江月半午𦨭撒水一鮮
柔櫓終獲利涉先灵所佑短蓬卜揭悅惚有睹旧緣重續新欢且洽
齒酸靡家詐切安堵有田武昌厥鄉蕪蕪負在食負將理農圃及嗇
癈藥濫王組强入朱門來哭故守驚魂莫收散財塊僞乞身外藩于
印一部出建牙毒縣坐亭箱痍斬排白帝庭列翠釜榮券莫逮
何恃何怙乞家辱先寔是自取及今開惻益訟恩愈日微一不能防
漸不能禁有耳而聵有目而瞽悔深咋指悲切書肚愁尤山積敢比
人數修行補過擬繩先武詩礼有訓更銘肺腑祠廟是奉夫婦
團聚何顏屐拜汗流仰俯裳服唯新對語仍旧聯裙進退並肩
傴僂虔恭露誠辦香一炷茲敢具由謹告列祖
告畢江西大小民人等来賀其夫婦之完聚兄弟之遇會以為一
道之勝事于古之奇遇內外設宴尽欢而罷翌朝謝學官請
狀又於衙中拜謁父母灵筵重設大宴嘉氣一新而唯以後兒不在𦥃

下在政與夫人無時情悲既多萬傷傷尋於此蹤跡終不得見時序荏
苒已過一年矣夫人從容謂布政曰妾願獻一言相公肯納否布政曰夫人
有言豈敢不從夫人曰妾當初謬爲妖人以辱相公之家身經萬端之
苦于今思之毛骨竦然顧今事勢與前有異妾年延四十而絶産已
久更無所望豈可因噎而廢食不念後嗣乎布政曰夫人之言無所不
從而循此言決不可從也於兒生死亦未能知尋常痛結何以念及乎夫
人曰相公之言何其不思之甚耶妾亦懲羹之人也豈可無戒懼之心乎三
千之刑無後爲大妾從相公拜謁祠宇一身孤單朝夕之祠不無其慮以
吾夫婦之傷心想得祖宗之疾懷凛然不安相公亦豈不然乎布政曰夫人之
言雖似有理於兒消息尚未的知夫人年紀亦甚不衰徐議未晩夫人曰相公之言
不過稱托蓋懲事前慮或新人之不善耳始余年少未解事理爲喬女所欺
若其德性美如湘江林女則有何慮哉嘗聞妙姫之言林家女子非特容貌
之美而有多子像云今若求之無過此者許其年甚似是從人而欲知去就
則無因蒼頭遺骸不可不葬皇英冥佑不可不報妙姫厚恩不
可不酬因此三時送人禅庵則可詳知矣遂懇於布政々々捐出

財貨送人具棺以葬蒼頭之尸作祭文之云
昔我南征路入炎徼緼愁老病又嬸　必惟爾恪勤爾諴一召其
誠則至其悳則卬爾癉于病無藥可療爾果不起我徒衆號呼嗟
忠慤天何不照倩痊爾骸于彼荒嶠得爾今日初豈起道料襄
草孤墳隣我便毗跳波噬虎兕哭猿嘯江雲悠悠江月潛曜爾魂冀
招我心如擣兹遣侍隸往奠荒峭薄酹是澆瓣香是燒爾歆此寔
我所启
祭畢又為擇日重修黃陵廟以謝皇英之灵且送金帛於妙姬及林氏以致
感謝之意妙姬以前所得之物大作一庵仍其旧号曰修月等起九層石
塔於君山之陽刻曰天人塔又影㬌以天人言接其金帛於林氏林氏再三
稱謝而受之又影㬌故報夫人夫人幸其肩願之得遂而無知林氏之尚
未從人欲為布政而決取之
謝氏得拎兒　喬氏受罪惡
當初雪梅不忍殺拎兒棄之林中而去判卅舟人玩石以與販至滹沱
過林外聽得兒啼之聲循而入見則年甫四五歲兒臥於叢林之間而

容貌俊秀肥膚如玉石以爲此貌俊貌非凡若貴則無子之富人則又
捧高価笑抱持欲舟未逢願買之人及到華容縣大風起十餘商船
一時尽覆玩石之形亦出没波濤楫檣尽破而竟不沉焉風力所驅
抵江岸玩石甚於兒離保姆之傍并豪且尽知於兒之惜難收弃於
江干籬外而去是時下氏甚林氏同眉得分籬外火光大起出而視
之有一獸臥之其軀如玉頭生一角非龍非麟非介非貴奇異大驚驚覺之
南柯一夢也林氏心異之出視之獸臥之処有小兒形容奇特遂抱入来
下氏曰
嘗爲又是遺棄之兒也吾家亦貧何以收养女子曰母親無男子收养
作為己子則甚是好事且夢兆如此他日又貴之兒也下氏從其言养
而子之未久下氏不幸病死隣里之人皆知其女子之賢且美欲以為妻
者甚多矣女子不許之曰時在喪中且女子不能親自婚身又有出家叔
母請而議之然後可許　如此而其意則決不為農家之婦也欲從
其叔母出家而以於兒有故未決矣謝氏所送叉鬟之来也於兒適出游
陰家故叉鬟不見而去矣夫人以林家女子之事劝於布政曰林
女性行如有一毫可疑之跡則何敢更薦於相公乎况女子

乃妙姬之侄也如非妙姬則吾兩人何以重逢乎布政感其情始
乃許之夫人大悅卽送丫鬟于林家通其好意林氏曰相公與夫
人不以爲陋欲爲侍妾之榮華極矣豈有他意但母喪未畢數月
且有家內未成娚之不可率去以此爲慮丫鬟曰此則當禀於相公及夫
人處之而但前日來時未見有兄弟也年今幾何忽有一兒自外而入年
可十二眉目淸秀風彩俊邁與村鄕兒大不同焉林女不言其收养之
事但曰繼母所生而年今十二歲也前日娘來時適出他而不見矣
丫鬟再三有意而見之遂別而還以林氏之言告于布政及夫人布政曰
待其喪盡云者可知其賢夫人曰幼稚兒率來何妨丫鬟復告曰林氏
幼娚恰似於狳兒公子不勝悲思且其年紀相同若是狳兒則宗有可
疑而彼云繼母所生更無可問之端矣夫人曰狳兒死生間應在岩也
何以來此遠地況歲月已久音容漸阻雖使生存得見宗難仍下淚
布政遂擇吉日迎林氏以來容貌之端正德性之幽閑果如夫人所言布
政謂夫人曰此人則果爲良順矣夫人諺曰云三折臂然後方稱良醫
發之肇人豈不愼於風霜之餘乎坐中大笑林氏入劉家之後盡心盡誠

上下和睦一日拾兒乳母來到林氏之房語及拾兒不勝嗚咽謂林氏曰前日又驚來言曰娘子幼媳容貌年紀與我公子彷彿云矣願得一見林氏聞言大疑於心曰公子見失於何地耶乳母曰見失於順天府滹沱河矣林氏自思曰此京距吾居雖云千里之遠吾家有水邊商船會於門前此京往來之人亦多安知其非拾兒乎林氏來此之時適置拾兒於他處矣使侍婢尋來拾兒〻〻乳母相見有若識林氏曰此兒與拾兒有相似處乎乳母曰骨格如吾公子矣額上有峭骨故相公稱曰有先少師異表此兒亦有骨无不勝愴悢林氏曰多有奇異此兒本非繼母之所生某年月日拾得弃兒而夢兆亦異此兒之容如有彷彿處則不能無疑拾兒聽此言謂乳母曰此又我之乳母也夫人寧出去之時使乳母守家乳母不忍捨我〻〻亦不忍捨乳母路中哭泣之狀尚今不忘何以不知乳母即抱持痛哭曰真是拾兒公子也不然何以知別之事乎林氏曰此兒雖不知其父母姓名猶記前日遊戲巨室之時及在水邊芦林中逢着商人乘船之事歷〻言之自初心疑之如是喧嘩之際家人互相傳說衛中震動夫人急來林氏之房相見知其為拾兒而無疑矣夫人

問曰汝能識我乎孫兒仰視良久哭曰夫人去時吾在乳母懷
中而哭母親抱我於轎子之内使之飲乳其時之事猶能記
憶何以不知夫人即抱孫兒大拚痛哭此時布政方在外堂忽聞衙中
喧擾怪而入来則十餘年見失之兒宛然在房矣相抱大哭招林氏
問收养之事謂曰汝是吾家之恩人豈但以妾礼待之乎林氏拜謝
曰皇天使妾收公子使之养焉妾有何功夫人亦感謝曰微林氏之功吾母
子更何得見乎自茲以後情義彌篤以姊妹之礼待之江西所属縣長皆
来致賀又送礼段布政皆親見之或有受者或有不受者南豊縣令所
送玩好中有一雙玉環正是前日見失者也布政怪之送其他物而只留
玉環衆客盡散後稱請南豊令從容問曰所送礼物中玉環乃重宝也
受之未安而第有一事此物乃吾家旧物也十餘年前見失矣今從先生得之
未知先生何以得之令曰有一女子賣之故給価貿之今曰慶事以表下情豈知
先生宅旧物所謂之人必在縣中當詳查以報矣即還縣問於下吏曰賣
環之人方在何処吏告曰在邑中矣縣令招入詰問曰爾夫何人爾家何処流
[illegible]何年女人對曰小女姓[illegible]夫姓鄭本居河間開封府矣上年從夫

到此不幸夫死尚不得還鄉矣縣令曰此賣玉環非倡家之物也余因
疑之也今有一京人見之曰此乃御庫所封果為見倘掛榜四門募尋云
汝不直告其出處則當執送汝于京師矣其女戰慄曰此則家夫時
所得之物也系非小女之所知而家夫在河間時業為車夫以為生涯一日
得寶物而來問其所得之由則冷秦為名者載寶貨將向山東而蹤跡
可疑故掠其無妨乘其醉倒與其黨盜取而來云矣幾聞之則冷秦
呈狀東昌府推尋盜賊云故不敢留河間移來此處而若謂御庫物則
冷哥當之矣縣令聞玉環之來歷分明詳細報於府政々々曰前日河陽得
見少年持玉環矣送人東昌使之跟尋則可知矣即定伶俐家丁與公
差偕往東昌使之跟捕那時喬女從冷秦留東昌府家事冷落不勝飢
寒日罵冷秦曰我是刘翰林之夫人董太守之内眷身着錦繡口厭膏梁
行步生蓮咳唾成珠自從的汝艱苦若此寧欲自死不見如此景狀也冷
秦既無推尋財產之路日逢喬女怨罵之言不勝其苦東昌府王指揮家
甚殷富其子年少冷秦知其可欺日夜誘引或遊娼家或行賭
場迷心悅意盜取財物以此家道稍足矣王公子父知其黨於冷

絭敗於酒色大加誨責又厳人捉致冷絭決杖一百因刑而死無所
依賴方在憂悶之中徐州趙渓乃娼妓之首也適來東昌見喬
氏之美麗謂曰我從而去富饒可得何乃自苦如此喬女欣然從之号稱
喬七娘年雖近三旬春色不衰歌舞動世公子王孫雲會霧集七娘
之名振動徐州布政所送公人到東昌府推尋冷絭則無有知者有
一人言曰冷絭為名者称云失其財宝出入於官門矣未久而死且家属
原無餘矣問于諸処所答如一知其無可奈何而還行到徐州忽於樓上
一見美人知其為喬女問于店主曰彼樓上娘子其名云何店主曰是乃
名娼喬七娘也又問曰此州之人耶抑從何処而來答曰來此已久素非東
昌人也間報曰冷絭之死已久而且喬女為娼云矣布政曰淫婦又於董
賊死後流落為娼矣仍欲吏厳公差捉來殺之夫人曰彼惟異於私家
豈可以御陋之事乃煩於吏民之視聴乎布政然之而又欲一殺以洩其憤
惋之心矣布政治績三載愛民勤政江西大治天子喜之特拜吏部尚書
乘馹上京路徐過州欲知喬女之消息令遣家人於酒樓明知其喬女然
[illegible]某妾卿徃見喬女謂曰今者崔尚

書只嘗見聞耕身死四旬富貴稱於天下吾聞其先夫人病不能治意

七娘若入去則名雖爲妾實則夫人七娘之意何如喬女自思曰我爲

來此之後雖無衣食之艱勞年漸暮前程有限豈不思終身之所

此時趙婆已死喬女自專行止遂許之媒婆曰相公與夫人偕行故頗

有非便媒娘子一日後行到京師後欲成親耳喬女曰深幸得休矣媒

婆回報尚書矣其後衣服修之其車馬使之後一日程而來尚書至京常謝

還至其家大會宗族相與宴飮是日謝夫人始與杜夫人相見叙話十

年離懷悲喜交集兩人情懷不可形言夫人謝林氏拜于杜夫人曰此與前

人不同爲夫人勿慮杜夫人笑曰雖賢無益矣尚書昔宇杜夫人曰山東路

上得佳人而來夫人曰願一見之尚書告左右曰招來佳人翔時喬女從人到

刘尚書門外喬女謂從者曰此豈非刘翰林宅耶何以來此從人曰刘翰

林謫去後吾老爺買而入居矣喬女曰我家有緣於此家矣我應入前日

所居百子堂遂下轎脫其面面至於內堂階下擧目視之謝夫人陪杜

夫人而左右前後皆是刘家宗族喬女肝膽墜落匍匐於地置

身無所俯伏叩頭曰相公相公活我活我尚書厲聲大叱曰淫女知

汝罪乎對曰豈不知乎妾雖擢髮死有餘罪矣尚書曰汝有十二罪
爾當初夫人丁寧教爾勿事淫樂乃是一端好意而爾以人譏之
詭巧語於余爾罪一也與李十娘共作妖法蠱惑丈夫爾罪二也放淫婦
適董清以爲一倘爾罪三也自埋咀呪推送夫人爾罪四也自董清潛作
淫情爾罪五也偷出玉環以授奸人誣陷夫人謗以淫行汝罪六也手戕已
子陷夫人於大惡爾罪七也遣賊徒欲害夫人爾罪八也與奸人潛陷余
死爾罪九也鹵掠財隨去奸人爾罪十也投於兒於水中爾罪十一
也長沙路上送盜害余爾罪十二也淫婦負此不容之罪猶望生乎喬
女叩頭曰此皆妾之罪而殺害掌珠臘梅之事偷出玉環雪梅之事
也復向夫人哀乞曰妾雖負夫人唯望夫人大慈大悲以宥妾之殘命夫
人笑曰汝之害我々不記之而得罪祖宗構害相公之事吾亦難宥矣
喬女哀号不絶尚書大怒欲殺喬女夫人曰喬女雖有重罪陪侍相公名
位不輕今雖殺之乞保其體尚書從之曳出東廊下並縊殺之不收其屍
一任烏鳶之啄食夫人追思春芳之冤死作文以祭之欲治李十娘作妖
之罪捷之得之則已死官人金漢之獄死已久矣自此之後家内和樂林氏

十年之運生三子長曰熊次曰駿季曰夐皆有父兄之風至穆宗朝以刘尚書爲承相謝慶安爲叅政致太平後於登第爲國子祭酒林氏三子亦皆登第顯達朝廷皇后聞謝夫人淑德頻頻引見六宮妃嬪皆以師禮待之矣

道光九年己丑仲冬晋州后人姜師伯書